

5765/2440

v.1

繡像宋太祖

三下南唐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三批

序
宋太祖當五季擾攘首位周世宗南征北討及世宗中道而崩孤立幼兒將不換有立點於為天子議論兵變於陳橋黃袍加身位登九五亦天命所歸也目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天象眉古異微秘之天時則是人受則非當此主幼時艱之日眾將士中就不如國有常君無如周世宗崩日只有此孤幼兒耳當宋太祖為眾所推亦當却眾請而以周公佐相成王為心俚此非其時然周公為成王季父又當國家平寧之日宋太祖雖與世宗同事於初然不過以異姓手足之君臣實有比不得周公出于成王也故宋之有天下所取之順逆不及於漢高祖與唐太宗相儔匹耳何也唐于隋末而得天下惟當初唐高祖曾事隋煬帝而煬帝又為化及所弑唐太宗雖誅化及與煬帝報復後不免取天下于隋故唐宋二君之遜于漢高祖也以此雖然五季之世干戈不已萬民各據土宇焉得一人而統之原宋太祖一戒殺以體上天好生之德又有合乎漢高祖者漢高祖嗜項羽殘暴不仁彼之入關首重秦之父老約法除秦昔政正見體上天好生之君也至宋太祖師下江南之日嘯曹彬用命則已戒之嗜殺及城破之日彬稱病諸將未明萬心以謂病為問彬于行師之日太祖命彬好殺之戒故諸將入城不傷一人是太祖體上天之心彬又能體太祖之心是君臣皆不以殺人為首務眾兵宜矣即如太祖登大位之日首尊傳重士大夫開文明之教眾所以政治之本亦不在漢高祖唐太宗之下至于身當戎馬十八年亦何異漢高祖忘秦之勇敢唐太宗滅隋之神武哉特此傳之博一笑云

光緒庚子年仲冬之月知非子書于申江旅次

繪圖三下南唐全傳目錄卷之一

第一回 憫忠冤赤眉示罰
 第二回 南唐王回書拒宋
 第三回 高元帥兵進壽州
 第四回 落魄羅連擒敵將
 第五回 弄幻術高王險死
 第六回 宋太祖當空叩禱
 第七回 駕風雲鄭印見主
 第八回 唐軍師遇敵初敗
 第九回 高君保背母私逃
 第十回 求借宿不啻東床
 第十一回 君保打碎招夫牌
 第十二回 詐敗陣一意招婿

奉師命余鴻下山
 趙太祖命將督師
 余軍師計困真主
 風火扇驚退宋軍
 明妖法太祖釋疑
 陳搏師遣徒下山
 詳識語苗訓秘機
 宋將軍破寨回朝
 陶三春領兵進發
 設夜筵何殊贅酒
 金定設計賺鳳侶
 硬拒戰三陳却配

卷之二

第十三回 劉小姐痴心結締
 第十四回 多情女弄術驚夫
 第十五回 承師命初諧鳳侶
 第十六回 唐軍師却敵退兵
 第十七回 陶元帥冲圍對壘
 第十八回 遇飛劍美容被傷

高公子硬性辭婚
 硬性即應盟臨井
 急國難暫折鸞群
 高公子卸甲染病
 余軍師引敵交鋒
 施靈丹金定解厄

卷之三

第十九回 劉小姐敵殺四門
 第二十回 劉小姐單鎗破敵
 第二十一回 余軍師再演迷符
 第二十二回 破迷符高王請罪
 第二十三回 因敗北唐王灰心
 第二十四回 劉小姐被禁中傷
 第二十五回 恩愛夫妻憂永別
 第二十六回 破神鑪余鴻大敗

余軍師戰法兩敗
 高公子奉旨完姻
 高藩王復被拘役
 鬥法術余鴻敗奔
 被譏誚余鴻演術
 苗軍師觀星排卜
 情深師弟勉分離
 踴唐殿馮茂立功

第二十七回 亂唐城馮茂盜書
 第二十八回 賞戰功馮茂封王
 第二十九回 恃技執馮茂被擒
 第三十回 遇敵仇鄭高被獲
 第三十一回 兩佳人經權並濟
 第三十二回 同歸宋奉旨聯婚
 第三十三回 再鑿兵生擒復縱
 第三十四回 余妖仙施威傷將
 第三十五回 鬥法術大敗余兆
 第三十六回 下壇砂余兆肆兇
 第三十七回 畏行險唐將辭勞

破妖壇金定脫難
 失法寶余鴻演扇
 荐姻緣銀屏強合
 得囊書蕭郁從權
 一美娃春殿同情
 求借兵故舊重會
 屢敗陣讓敵成仇
 劉小姐抱病出師
 破唐營進取徽州
 到軍糧馮茂急救
 欺強敵余兆出醜

第三十八回 宋太祖悔縱妖道
第三十九回 冒赤眉余鴻授首
第四十回 思復仇余兆聘妖

劉佳人智賺傍門
倚師長余兆逃生
急退敵李景納邪

卷之四

第四十一回 殘童婦妖道傷生
第四十二回 請群仙馮茂奔勞
第四十三回 取高唐鄭印奇逢
第四十四回 楊公子因功締結
第四十五回 花小姐改妝賺妖
第四十六回 五仙師進兵破陣
第四十七回 因兵敗李景殘臣
第四十八回 緣城破乞恩准降
第四十九回 報預兆金定請卜
第五十回 赤眉怒責五陰將
第五十一回 詢國運太祖求判
第五十二回 平南唐太祖班師
第五十三回 病癱疽太祖駕崩

探陣間佳人回報
差眾將真人奧旨
辦十靈君佩偶遇
花小姐比武為媒
楊公子繳令招婚
五妖道扶偽傷生
欺敵劣余兆破陣
悼親亡奏主陰封
聽來讒赤眉下凡
陳搏會集五仙師
洩天機陳搏預徵
賞戰功二王懼罪
承統緒晉王依詔

宋太祖

苗軍師

高懷德



南唐主李景

赤眉老祖



余兆

梨山聖母

趙美容

陶三春



郁生香

劉金定

高君保



羅英

程飛虎

秦鳳



宋太宗

高君佩

楊延平



薛吕

余鴻

白玉甫暉



第一卷 義奇女傳

第一卷 義奇女傳

9

三

林文豹

鄭印

馮茂



繪圖三下南唐金傳卷之一

第一回 憫忠寬赤眉示罰 奉師命余鴻下山

詩曰 英雄不必盡男兒 仁見閩人長六師 既異陰陽皆佐國 何須戎仗晚為雌

其二 祇能咏絮使超群 况復同仇樂洋林 自古女軍原惡敵 兵符刻是有功深

其三 慢將刀尺去從戎 六月匡王屬女工 寄語馮妻諸漢子 司晨監讓勿稱雄

其四 周惟太姒致麟祥 祇合宮中佐聖王 究竟伐學秦賢處 不聞幽靜涉戎行

其五 太家亦有征東賦 漢史終虛記鬥戎 相是坐言酬宿憤 未能佩劍向從軍

其六 武功何必少金釵 嶽降曲來有定排 吩咐深閨如虎女 勿徒降墜便舒懷

其七 後來明有白夫人 步武如堪作後塵 獨惜唐成明敗處 終輸劉女使麟君

此數首但言說却唐中所載劉金定郁生香蕭引鳳艾銀屏花解語諸女流竟能使宮難全消涉險阻於戎場粉面嬌

婉伏特疆於陣伍銀釵數管賽過大戟長鎗玉腕一雙掃盡千軍萬馬真乃女子軍逢人辟易想古往今來如謝道韞

蔡文姬等咏柳才高辨琴心敏留人齒頰然亦不過文采風流為閨中雅事有甚麼標功萬里表壯山河為國家却敵

至守土稱臣祇歸一統即或有等勇以義生一時遇敵隻手復仇不受淫污所辱亦屬一人一家的事至於柳腰無力

冲陣而禦烽烟木蘭有材服冠而稱臣妾此固千古罕有宇宙奇聞回思天女作列女傳事劉氏諸夫人出不獲著跡

翰墨為婦女光然婦人主持中饋以拙為賢不過較諸長舌善勝一籌耳至如唐王父子汚穢及諸臣之不潔者武則

天乃一介女流其天才冠首淫浪班頭但以唐除隋亂以救生民取隋氏天下於張尹二妃是淫亂主女以開基故不

再傳而有淫浪之武氏以報應之但上蒼佑貞節以範風化然武后如此淫穢為千古敗壞綱常罪之魁首也故於唐

終宋始綱紀一新降一班女英雄下凡使他功標社稷定策軍機做出一場非凡事業以為前人佐盛世之光况趙太

祖正當應運之期山河合一統以定久分必合之勢故值日功曹下凡間查察那一家積德培陰陽之基者以消受

此貴女白首偕隨以覓良緣成對然後扶助王家大業當日送生司馬領了玉皇上帝速帶女星五个下凡尋送降生

此貴女白首偕隨以覓良緣成對然後扶助王家大業當日送生司馬領了玉皇上帝速帶女星五个下凡尋送降生

之塵世不須多表先說太岳山中一位大仙修煉數千年久登仙班上洞仙翁神通廣大道號赤眉老主已知宋太祖赤手結交英雄打平天下登基後酒色糊塗竟枉殺義弟鄭恩老主心甚惡之一天忽值梨山聖母陳搏老祖孫子真人諸位仙友齊進寶洞會見赤眉老主說曰眾道友中界之氣運一新香孩兒雖奉了王旨得王中土大位故藉周世宗之基業以接濟又得曹彬趙普高懷德鄭恩一班文武左右扶持一心一德以成大業原周主柴榮以姑子歸宗人繼郭威大位信為五代賢君無有其匹自世宗駕崩之後無當傳之嗣子乃香孩兒特奉天帝生於趙氏之門以開宋基至陳橋兵變居然黃袍加身這是生成福命享王食於萬方位居九五本當然也惟鄭恩與香孩兒非別將可比義劫桃園情聯手足後竟以大勳不報不念功勞手足耽酒摸糊遂以白刃相加是為忘恩負義之主貧道心憐不忍功高反為孽死意欲救着一班孤仙野魅下凡將彼江山攪亂一番以代鄭子少洩一念以息其冤魂又恐諸怪不依善果傷害眾生可憫諸道友以為何如陳搏老祖曰自古人臣功高震世其心必肆其志必驕未免為人主所忌未有不害及其身故漢初張良成功之後見漢高心疑功臣即逃避山林不留戀於富貴故眾功臣遇害良獨得免於殺身之禍此乃明哲保身者也然韓信英布彭越諸人心寬大高看得功名富貴四字太重恃功傲人只自雄而不覺人主早已猜疑矣至後身首兩分寔不味此急流勇退四字耳倘效着張良及古之范子二人高志何得殺身之禍哉赤眉祖聽罷微笑曰陳師妙論足為功高之臣千古保身鑑戒但香孩與鄭子義別君臣情同手足非同疎泛之君臣所可比可以合則留不合則退之論須當知之何一過而報應之孫臏真人又曰今老祖執宋王一人之過令眾生受此兵戈之禍亦當念吾等仰體上天好生之心今定亂未久又使一眾無辜當此灾咎奈何赤眉祖曰如此且不發差諸鬼魅下凡令一潛修正戒而往只因香孩兒一番使彼得知殺却無罪能臣便招外敵國所侮罰其勞悴數載憂驚不許傷生害命貧道主魂若此不知眾道友以為何如眾仙人見赤眉祖如此法旨各仙曰足見道長慈悲是日各仙辭別過自回洞中修煉俱各不表單說赤眉祖一心不差諸鬼魅下凡只命門徒一人名曰余鴻此道人原非人身乃北山一老年鴻雁精勤修煉已得人身將有千年道行其名未入仙班之列今拜赤眉為師得隨老祖久沾化雨日沐春風修煉得法力無邊神通廣大當日赤眉祖動了殺機之念此日命仙童呼喚余鴻說明當發鄭恩屈殺一案以困

宋主於軍中勞頓他以示罰之意又指命余鴻投往南唐李景帳下借其兵力令他勿臣服於宋以開釁端那宋太祖乃雄豪之主性質方剛豈受欺侮定必領兵爭戰賢徒且藉法力奇能因忤他三紀少咎其殘害功臣之惡但彼帳下眾將乃奉命保國佐治者但許擒獲者不許殺害一人且要取勝而憂困真主數秋即要回山斷不可貪戀人間富貴殺害生靈以取禍也慎之戒之不可忘却囑咐之言余鴻領諾按他乃一鴻鳥脩煉成人性子本係好動不好靜的但潛修已久將證仙班之列故不妄動一心受命以深山今見師命之下凡身涉塵世心甚欣悅諾諾連聲依命當日老祖又將幾件鎮山之寶命他携去以備應用按下慢表却說南唐李景乃是五代時唐憲宗之後然而五代紛爭至周世宗時李景已嗣父位割據金陵即日立為帝在周世宗時因興兵征伐曾奉帝號後復改年而仍稱帝當宋太祖掃滅群雄位正中土諸僭國不無戒懼是主禮賢下士以求佐弼於一隅實欲以自強其國鞏固其邦日懼太祖來攻伐吞蝕故日夕養兵蓄銳以預備之文臣武將不少雄兵數十萬亦江東勁敵之國也且唐主精於文字兼又善於繪圖乃一聰慧之人當日文武臣有出名者黃南暉黃原濟李暉鳳皆是當世英雄更有薛呂秦鳳羅英程飛虎皆前唐功臣之後有戰將林文豹林文旦聚於一邦此一天君臣設朝會集於銀鑾寶殿評論宋太祖滅了南漢劉隱又收除高興李西方復併滅蜀孟知祥一時歸附王全斌曹彬潘美等兵威大振君臣交洽唐主景曰宋太祖一路平却諸郡或滅或降天下已定八分今惟我江南未下他貪求無厭只恐他興兵吞蝕怎生拒敵當日有文臣明智者皆言宋之兼併土宇天下已得十之七八我主金陵一郡之地怎能與全興大盛對敵我邦雖有將士諒非宋之高曹王潘對手不若仍去帝號稱臣以免彼兵臨境又費一番驚擾也唐主聞言未答又有武臣數人皆言不可無故稱臣況我邦兵強將勇上下一心宋雖強盛若他兵臨遠險亦未易即勝不若我主先修書一函命一人呈送觀覽其詞半卑半亢將我邦土產之物以貢獻為名試探他君臣如何回復我主併察其國中虛實然後我們或降或守方不失於卑弱唐主點頭稱善正在君臣議論之際有軍官入稟言午門外有一道人要叩見千歲唐主一想既有道人公然叩見即命宣進引見不一刻進至銀安殿上唐主遠見此道人五絳長鬚綸巾羽扇氣宇非凡雙目如曉星當日詢及來踪方知高門法士道人叩首已畢唐主命之坐下茶罷復詰彼叩見來由余鴻對曰千歲洪據金陵一方兵多將廣是宋主東西北

併滅各方。不動汝金陵者。以千歲據此長江大河之險。於東南界也。且千歲善於禮賢下士。君臣一心。有機可乘。千歲何須慮也。至下計者。首議去帝號。臣服於宋。今山人特千里下山叩謁。千歲求乞執鞭左右。未知允准收錄否。且不是山人誇張大言。千年修煉。法力頗精。能分過去未來。千歲遠續唐裔。三百之計。須偏安於一隅。宋終不能侮君也。唐主聞言大悅。曰。孤正在與群臣議論降守之策。謀疑未決。今得仙長降臨。指示強孤之弱。邦國之幸也。又承願佐助我國。以拒宋師。孤無憂矣。即日敕命軍人築壇登祀。拜為護國軍師。余鴻一心受託。即日登壇。眾文武一班。奉見完禮。唐主親捧御酒三杯。余軍師飲過。謝恩。當日李景王自得了余鴻為軍師。請問他兵法對敵進退之技。彼答對通明。出言有序。迥非凡人可及。心中大喜。自謂邦佐有人。料宋王南下無碍矣。對敵不弱於彼。一時心雄胆壯。并不修書。又不往與宋太祖稱觴上壽。此一回上邦下國兩相啟慶。一番殺運。亦金陵有此劫數。不知兩國交兵爭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南唐王回書拒宋

趙太祖命將督師

詞曰。屈殺賢良。困受沙場。從此十八載。趙君王。回瞻殿宇。只見雲庄。愴懷妃子。轉似孤凰也。知天子亦離鄉。傷傷却說宋太祖。自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為眾將士推尊。宋周後主繼立。而有天下。又賴眾將兵勇助。而成禪北伐南。征混歸一統。所有宇內。為主霸王。皆臣降稱服。四方莫不奉正朔。於天王。值宋太祖萬壽聖誕佳辰。諸家王子王孫。各獻威文武大小臣家。悉皆備辦許多禮物珍儀。於五更之初。便佩玉登車。紛紛入觀。頌唱華封三祝。又有省邊疆眾文武。俱各有多珍儀。過豐一一陳設。旨下慰勞。諸臣傳召諸畢。龍顏喜露。是日不免鹿鳴賜宴。各王侯文武大小臣工。俱均頒賜許多珍儀。過豐一一陳設。旨下慰勞。諸臣傳召諸畢。龍顏喜露。是日不免鹿鳴賜宴。各王侯文武大小臣工。俱均頒賜暢叙樂飲於殿中。一番慶鬧。君臣共樂。酒至三巡。宋太祖徐徐而言曰。今天寡人五旬壽紀。悉當眾卿文武諸邦邊隅土宇之臣。貢獻隆儀之盛。回朝慶祝。足見內外遠近之臣。愛戴功臣。惟今金陵南唐李景。以一隅之地。藐視寡人。並無差使慶祝。一詞亦屬不恭。眾卿以為如何。處置有兵部尚書潘美奏曰。臣聞南唐李景。招賢納士。嚴訓軍兵。其立志不

二州

小。今各方偏邦。入朝貢獻。華祝稱觴。他獨不遣人進朝恭祝。顯見目中無我。大宋不恭之甚。將有不臣之心。不若我主趁此執罪。命將興師。征討有名矣。宋太祖未答。又有軍師苗訓進曰。此行未為不妥。但今已四海一統。諒此南唐區區一隅之土。何足介懷。不煩聖慮。可旨下責他君臣。不諱德力。不禮回朝恭祝。有失國威。如若即行征討。似涉不教而誅。况勞師浩費。非國家益也。不若待閣部詞臣。草檄文一道。命使馳往曉諭。他一番。倘或彼君臣醒悟。差人謝罪。正當赦宥之。足見我主以德宣化。而治各邦。靡不欣服矣。倘他仍執迷抗拒。然後命將興兵征伐。取罪未晚。不知陛下聖意如何。宋太祖聞言曰。卿家處置得宜。惟詞曹之臣。莫與卿匹。汝回策中。三天之限。且備檄文。命使臣馳往諭之。此日退朝。文武各散。次日苗訓將檄文草就。上呈御覽。畢。即蓋印封固。欽差往金陵而去。涉水登山。非止一日。得到此一天南唐主自拜余鴻為軍師。有三月之久。一日早朝。正在君臣叙集。有王門官入奏。大宋天子差一位官員。有貴旨到來。書啟皇封君臣開讀。其文詞曰。

昔者唐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盡泯。茲我邦主德臣明。撥亂反正。拯其將墜。救民於水火。奉天宣化。功勞施恩。垂德而萬邦協和。佈德行仁。而百蠻賓服。蠢爾南唐。一隅之土。梗化不朝。藐視不恭。罪難逃咎。屢欲爰整天師。恭行天討。惟我主寬洪偉度。有慕乎古之行軍。以化格為治。故王者之師。有征討而無戰鬥。是舜帝虞廷舞干羽。而格有苗。武王周師。回車馬。以警殷紂。茲命我詞臣秉筆宏文。申明告誡。原不欲用武。以傷和氣。致戕好生之德。今敷陳安危之要。君侯其敬聽之。念爾唐末五代紛爭。瓜分割據。至英雄並起。豪傑從風。我主車駕所臨。靡不輸誠納款。君侯所共見聞也。惟兩帝不並生。二姓不再伏。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難於未兆。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世胄阿斗。納印安作。晉世樂公。君侯試能深鑒成敗。熟味微子之踪。猛思后主之樂。則福慶無疆。士民安堵。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大有裨於國哉。如執迷不悟。聽佞惑說。至於兵臨城下。玉石俱焚。噬臍莫及。

當日南唐主李景。看見檄文激烈。理義分明。稍有畏懼之心。又轉請余軍師酌議此事。余鴻曰。腐儒筆鋒。亦精銳。不知我主兵強糧足。有畏何哉。遂不作謝罪表文。只將檄音。殘尾批回七律詩一首。詞曰。

南唐繼統在錢塘 屢欲與兵破汴梁

高懷活捉同妻死 陶氏生擒與子亡

書後又寫着大唐正統皇帝 付與宋君御前覽悉

却說宋太祖一天設朝使臣回國一見李景不但回謝罪之書反作此悖逆犯上強詞藐視太甚太祖一見羞顏大

怒拍案罵曰好胆子李景最爾偏土朕好意相待不忍加兵征討猶恐殘害兵民可憫不料他竟公然逞志出此惡逆

犬吠之言怎可不加誅戮朕若不發兵征討他亦差將來爭了不免刻日發兵親行征伐定必生擒此賊方消此恨惟

有高王爺懷德出位啟奏曰南唐李景偽襲李唐之後割據金陵不過八十一州地土諒有什麼雄兵百萬戰將千員

即君臣協和無非一班伴食文詞詩賦之人不度德力之勢以小敵大以弱拒強實乃自取敗亡之禍也不若待臣藉

陛下天威興一旅之師前往以順取逆自必獻功奏捷何須主上親身馬上之勞有碍輕出萬乘之尊太祖曰御妹夫

論理雖有所依但朕起自馬上功勞與諸將士雄角親冒矢石一十八載見盡多少英雄負氣自許率性不受人欺侮

今李景這匹夫逆惡辱言侮薄太甚務必生擒殺敗他親辱此賊方得心甘也况自登基一十三載身安情樂體肉旋

生致病正不勝劉先生所感慨朕意已定妹丈不必諫留今即着卿為督師主帥史珪守信二將為左右先鋒馮益為

泰軍再令曹彬潘美王彥昇羅彥懷為輔軍九王八侯及軍師苗訓俱隨南征以護駕復令王金式後隊解糧同心協

力征金陵得勝奏凱回朝因功加賞封爵以報將士之勞是日眾文武聞諭各人領旨定了出師日期退朝已畢有宋

太祖又對御弟二王命匡義言知征討江南李景託之監國置位依政處分朕不過一載上下可以還朝叮囑一番匡

義二王命領命宋太祖又在昭陽正宮皇后處諭知復往後宮稟知杜氏皇太后於某日定期別母后即當征伐李景

云云杜氏太后面諭曰皇兒於十八年馬上功勞乃得九五之基安逸未久乃又思冒險疆場今天下已定了十之八

九躬為萬民之主理合優處節勞豈可再歷兵戎險事願皇兒勿往且命將提兵悉足成功奏績矣且母前兩天夜夢

不祥三更後見皇兒高登一李樹幾乎傾跌幸得雲霄上飛下五鳳將兒扶翼而下須臾驚醒方知一夢之兆至今母

心尚怯懼不安今皇兒又思離位遠行未知主何吉凶想來有幻夢預報此兆不若玉兒勿往救知各家王侯武臣能

文有孫吳精陣律 天命早知須順服

武增虎豹騁沙場 免教刀斧見闔王

征慣戰者往討江南何必立意親征以貽母憂太祖聞母言對曰母后勿心煩兒自十六歲以後即闖遊四方在家少
出外多喜動不喜靜天下之大東西南北民情風土柔悍皆知今汴梁進金陵不過四十天之程途有何干碍且如母
后所夢最吉兒扳登李樹將傾反得五鳳協扶而下後必得五女將為助以成戰功未可知也况兒不歷戰沙場久已
困於大位實不好安靜今隨征一出反覺心逸開懷以免久困於深宮內殿兒所悶久矣但今中土隄封萬里十得
其八九單有金陵一掌之地如此梗強有失各國之威只爭此功虧一簣便可放馬歸山放牛歸野况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卧榻之側豈容他人瞋睡何勞母后掛懷兒不親臨敵境恐將士不肯用力枉日費斗金耳非為勝算也當日杜
太后聞知皇兒心性喜流動而惡坐逸者是必難以強留勸之只得言曰兒既專主興兵斷不可親臨出陣以萬乘貴
軀非同小可須當謹慎小心為母減憂太祖皇領諾安慰而出是日眾后妃王子皆知聖上親征只有皇后娘娘想來
皇太后尚且勸駕不止勸留無益未必帝心允回只得餞別送行賀喜而已未知何日起程御駕親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高元帥兵進壽州 余軍師計困真主

詩曰 一時勇憤義從王 雖屬孩提切遠將

猶恐相逢強敵處

六軍失却舊鷹揚

却說宋太祖在宮中與諸皇后妃子餞別長言却說東平王高懷德受了太祖拜授統兵招討大元帥是日退朝回歸
王府進內堂有皇姑趙美容迎接王爺夫妻見禮下坐請問王爺今天五更上朝何至午刻方退有何朝政計議高王
爺將南唐不肯臣服書下反出強逆之詞觸怒聖上今要御駕親征命着本藩為督師主帥皇姑聽了即曰君命所使
固不得推諉但王爺方得數載卸下馬上辛勞又要去涉險沙場妾心頗不樂也東平王冷笑曰為臣本當忠勞王事
為子本當盡孝雙親是人生立品之大節豈以勞逸為辭况本藩叨蒙汝兄恩寵以極人臣一家顯貴誰人可及正報
不盡主恩也豈可少言推委但母親耄耋之年兒子年少全賴皇姑代勞小心敬奉嚴訓孩兒不可使他安逸首重不
許出外遊蕩三五成群欺壓招災有失高門清白王姑領從語未畢庖官早已送上酒筵說不盡座上許多山珍海味
王侯門不啻天子豐養不須多表當日夫妻暢叙交酢兩旁音樂齊鳴此時高瑋公子表字君保年方二九一聞父王
奉旨遠征即來上稟言兒在家一無所事不若跟隨父王同往一來可以左右隨從二來與國家出力立微功於朝廷

以報些小隆恩於聖上王姑聞言冷笑曰小小年紀便出大言真乃年幼無知不明汗馬功勞非易也君保曰母親勿將孩兒小觀為劣夫兒今已操習得槍法精通弓馬嫻熟各府王子那人出得孩兒之右今跟隨父王出征原要學些進退兵法以為日後與國家出力方不愧我高家功臣之後乞求父王母親准允了却孩兒素志東平王爺聞言大悅曰我兒出此智量之言雖未見諸實信但立心高遠愛國忠君已見於大概了果不愧高門有後也茲汝雖有其志年紀尚輕且婆婆年紀已高母親一人汝又無弟妹不若汝在家代為父敬奉婆婆孝順母親今思起汝叔懷亮身止於沙場想來令人可怕為父不時傷感折此雁行今幸嬌母李氏十分賢慧指養成汝弟君佩與汝彷彿生來氣宇不凡後日亦能繼父志惟當弟兄一心同習文武世業切不可外遊放蕩招災恃世虐欺侮別人以取怨忿方為成器之兒今不必隨征依母親在家可也君保又見父王如此吩咐料必不允只得揖別悶悶退出此天高王爺祭過家廟祖宗然後與王姑餞行嬌母子姪送行有許多天性分別離感之言不必細表王姑復進朝往內宮送別皇兄宋太祖也無交代單說高元帥誓師日期已至一眾武臣將士早在教場伺候十分虎賁兩旁站立殺氣騰騰誓師祭旗申明軍令炮响三聲登程一眾文武大小朝臣王子公侯何止千餘皆聚集教場中送別王上鑾駕宋太祖首囑咐御弟主勤勞監國次及左相趙普及六部大臣一眾一品大員來依朕政令處置得宜一一不須過述文武同稱領旨送出皇城十里外太祖傳旨御弟眾王子大小臣還城不須遠送眾臣領旨起程望不見旂旗之影方回各文武回府按下休提單言宋太祖登程高元帥大兵所到秋毫無犯軍令森嚴百姓安堵寔乃軍威勢銳殺氣冲霄旂旗耀日盔甲鮮明未入東南境先有南唐探子越境打聽大宋天子御駕親征一一報知唐主一聞心下驚慌即召余鴻國師大元帥黃甫暉武威大將軍林文豹鎮殿大將軍林文旦世襲平遼王薛呂護國公秦鳳越國公羅英魯國公程飛虎一班武將上銀安殿唐主即曰前者批回表文於宋君料他必生嗔怒今與發大兵親行征伐孤想他天下十之八九兵雄將勇孤以一掌之地與彼相持何異犬與虎爭故特宣召國師與眾卿酌議抑或投降定奪戰守以早定主見為宜以免兵臨城下之日一郡生靈皆作刀頭之鬼余軍師奏曰我主勿憂大宋將兵雖然強盛只可別歷諸邦倘要勝我主除非山人不在金陵土地彼兵若來個個遭擒方顯山人手段少立奇功以報千歲平日相知雅託且一切放心勿挫三軍銳氣

唐主曰軍師乃法門高弟今既一力擔承孤固以高枕無憂惟今宋主御駕親征兵雄將猛亦當準備迎敵古云兵驕必敗但須早定個勝算方不至兵到慌忙豈不為上余軍師曰臣料定宋師前來必由壽州進發唐主曰軍師何以預知余鴻曰宋君萬里興兵先計糧草乃敢深入敵境重地宋主在馬上一十八載久征慣戰幾老於兵今外涉吾土必先入此平庄大道必然得了壽州一路由鳳陽府直取金陵便成破竹之勢唐主曰如此須命一員上將有勇略者以重兵駐紮方能保守此要害地也余鴻曰不須將兵往守他兵將到銳氣方張與戰斷非吾軍之利不若設個空城之計以困之一絕彼之糧草不若十萬兵為飢鬼宋邦隨征大小君臣却一槩斷絕了唐主聞言大悅曰得軍師如此妙算那怕大宋將兵兇勇是日余軍師即差勇將林文豹黃甫暉授計前往壽州城傳令城廂內外眾百姓眾軍兵不分貴賤作速遷運入皇城內地以避宋兵攻征不然彼大兵一到皆要殺盡令一下嚇得壽州眾百姓數十萬人驚恐个个慌忙急急搬運紛紛跑進皇城避兵拖男帶女一路號哭之聲可憐可憐再說林黃二將令軍士數千將壽州城倉庫錢糧一概日夜督令北運清楚些少不留然後回城繳令余軍師另有機謀慢表再說宋太祖一路大兵一月方入金陵地界已攻破了界牌關殺却唐兵萬餘有敗殘逃奔散去高元帥將兵撥一萬五千與潘美把守界牌關連日君臣酌議渡江進取金陵太祖要從壽州攻入高元帥曰壽州乃金陵咽喉重地重扼之方唐人知我軍攻破界牌關定必嚴加守禦抑或設伏奇兵算計趁我初到地土未熟反中他計依臣見不若從廬州府進兵暗攻合肥出其不意尚易成功苗軍師亦深以為然請帝准依太祖曰朕非不知駙馬之謀是慎重之行然施諸強敵必須如此今備唐兵單將弱我兵一到即攻破界牌可知運籌無策的諒今直攻直進無不克之理况廬州水險山高我軍不時要運糧接濟壽州平坦大路人馬易於往來先攻他一陣看他如何再作設法眾將令旨一程向壽州進攻已近城五十里高元帥發令下寨苗軍師吩咐軍兵掘井取泉不許食南唐城濠之水眾軍士遵令次日高元帥下戰書南唐差遣大將林文豹黃甫暉統領一萬五千軍馬出敵高元帥即差發史珪石守信出營與林黃二將對壘一萬雄兵殺上將兵交手宋兵甚銳唐兵抵當不住大敗而奔林黃等押止不住見兵卒散亂死亡數千收兵入城躲避高元帥令將人馬將壽州城正要圍困攻打不料林黃二將受了余軍師之計許敗不許勝此日一敗即領歸眾兵入却皇城棄壽州不守

再說宋太祖催令高元帥進兵。差史石二將帶兵要攻打。殺入二將心雄先登。喝令搶關。三軍奮勇先爭。須臾城門大開。宋將兵殺入。並無將兵把守。史石二將暗自稱奇。不知何意。只道南唐君臣人人懼敵。不戰棄城而走。豈知乃余鴻之計。此日得了壽州城。即向營中報知。太祖大悅。深以勢如破竹。指日可破金陵。高元帥傳令不要追逐。南唐散之軍多傷殺。害一同護駕大小三軍。拔寨進城。傳令舉。遂入城。登帥堂。命將倉庫查點。回報。宣知倉庫俱空。全無粒粟。並查城廂內外。並無百姓一人。宋太祖大驚。已知中計。高元帥只是低首不言。知太祖拒諫。敗事。但君上過處。難以面執。而責之。有苗軍師曰。此乃空城之計。豈有重地要害之城。如此而無兵丁守戍之理。今當速退。再扎大營。以免中他空城之計。為高正在宋太祖悔錯之際。高元帥發令眾軍退出。只聽得轟天炮响。發振有軍士八報。四邊城濠外有軍馬數十萬。殺來。燈球火箭。打個不絕。喊殺如雷。宋兵大驚。不敢出城。太祖悔恨不及。高元帥只發令王侯四大將軍。緊閉四方城門。元帥軍師復請太祖登上城樓。一觀。果見城外重重疊疊。雄兵猛將。圍困得猶如鐵桶一般。真乃令人可怖也。遠遠只見隊伍中擁出一道。人綸巾羽扇。八卦道衣。頭戴星光明牙。突出手中提了一條杖棍。在城下指向宋太祖罵曰。可惱宋君。假托着陳橋兵變。竊了幼主天下。一得無義江山。後有枉殺有功之臣。我師乃大羅上仙。今命山人下罰。知事者投於我主大唐。倘恃兵力。自謂天下無敵。擅自興兵。窺晚我主金陵。休要妄想。今日身臨遠土。正當亡滅也。却被山人用著小小機謀。即令汝十萬軍兵。數十員猛將。圍困了如籠中之鳥。釜內之魚。一般。還想什麼縱橫宇宙。霸王稱雄。倒不如罵下降表文書。將大軍且讓與我主大唐。尚不失為潘王賓位。是汝知機之處。不知宋唐交兵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落魄鐘連搗敵將 風火扇嚇退宋軍

詩曰 萬人辟易有奇能 擒縱隨心號妖僧 个个英雄難用武 牢籠何日脫鞵驚

當時余鴻將宋太祖辱罵一番。太祖又驚又惱。大喝何方妖道。出此惡逆大言。喝令左右放箭。城上數千弓矢。紛紛箭如雨下。余鴻一見冷笑曰。勿道幾枝小矢。即萬刃刀山。貧道豈介於懷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矢到飛開。並無半點沾身。時宋將人人忿怒。見道人大言惡罵。惱了石守信。請旨殺下城頭。以擒妖道。高元帥說石將軍妖道來者不善。善者

不來。猶恐妖道以妖法傷人。勝不可窮。追須要小心。隄防為上也。石先鋒領令帶鐵甲軍五千。放炮出城。渡濠橋。飛馬大喝妖道。看刀。大刀劈下。余鴻將條杖架開。暗想此將兇勇。定然宋之有名也。只見他惡狼不通姓名。大刀亂砍。只得招架。十合上下。將條杖一晃。扭轉梅花鹿。一連打三鞭。退下數步。取出一寶名落魄鐘。對着石守信一擊。响振喧天。石將軍不覺墜下馬來。人事不醒。由南唐兵拖下。宋太祖城上。看見大驚。有剛國侯史珪大怒曰。可惱妖道。戰不過用妖物拿人。好猖狂也。復請旨出馬。太祖曰。不可。妖道以妖術拿人。怎能以力勝他。高元帥也勸止之。史珪不聽。飛馬殺出城外。大喝妖道。本事平常。專恃妖術傷人。若不還我石河陽侯。將汝命送在本侯鎗尖之上。余鴻冷笑曰。宋將好不識時務也。我主唐王乃真命之主。自高祖開基。三百餘年。豈料汝宋主。不明天意。恃却兵強將勇。無故加兵於我。主金陵殺我高元帥。破界牌關。好生猖獗。前起兵。又殺害我大將軍劉仁贍。只道天下無敵。豈知今日自投羅網。與兵深入。困我境。孤地諒汝君臣。插翅難飛也。倘知天命者。回對宋君。言知罵下降表。稱臣。放你君臣回國。如若逞強。執迷不悟。即見十萬性命。休望生還。豈獨活擒你石守信一人也。史珪聽了余鴻一派強言。氣火燒天。怒聲如雷。大喝道。胡說。看鎗把長矛照面。刺去。余鴻知他兇狠。茶條杖不上十合。迎冲將梅花鹿。扭轉向本陣營。奔走。史珪怒氣不息。拍馬追趕。上落魂鐘一响。史珪落馬。又被捉拿。有軍士網縛往唐營去了。有太原王國舅。是曹彬。甚忿。帶怒出馬。仍被余鴻拿。去。此日南唐主。見余軍師一日之間。連拿了宋朝三員上將。回城。好生喜悅。對着眾將文臣等曰。余軍師有此法術。高強。一刻坐擒了宋邦三員猛將。且圍困了宋軍。觀此何難滅宋。以興復孤大唐天下。再整李氏江山。諸文武皆稱賀。我主得人。佐弼當興。却說宋太祖。此日一連失了三將。心頭納悶。只得命人閉守城池。不准別將復出。次日唐兵又到城下。罵戰。有守城軍士八報。高元帥大怒。可惱妖道。擒却我三將。又來城下猖狂。若不親臨出敵。反被妖道所輕。待臣今出城。與逆道併个生死。太祖曰。非言勇戰。可以對此妖道。若論駢馬鎗法。天下無其匹。奈何妖道以邪術弄人。卸卸馬被擒。今失去史曹石三將。他並非欠能被捉的。汝所共觀。今三將失陷。朕寔心憂之。況汝為三軍之主。朕之首託。豈可輕躁而出。以迎妖道之鋒乎。萬一有失。朕倚向何人護駕。三軍那人主持駢馬。且忍耐。暫發出免戰牌。決策於軍師。救解三軍。為上高元帥曰。臣為督師。主帥之任。今日妖道逞強。羞辱主上。連擒三將。辱辱太甚。他雖有妖術。傷人。臣何懼

之且藉陛下洪福必要出敵殺却妖道方得消恨語畢上馬提鎗帶兵一萬放炮開城殺出吊橋大喝道來奈本藩之槍共當時余鴻正討戰之間只聞城中炮响振天冲出一枝軍馬監明甲亮一杆大纛旗高懸一將銀盔雪甲手提丈八長槍面如藍靛三絡青鬚年方四十上下真乃生得威嚴凜凜的福相余鴻一見諒得此將是東平王高懷德只暗暗稱美曰怪不得趙宋功勞魁首沙場破敵班頭遂將梅花鹿一拍上前茶條杖一指喝聲宋將通報名來以受死高元帥大喝道你不知天命可畏要唆一隅弱主致動干戈傷害生靈罪逆難逃方知後悔倘知醒悟者速回與唐主知悉謝罪稱臣罪尚可不免不然一隅土地踏平萬眾遭殃吾乃宋主駕下東平王高懷德也難道妖道不知大名麼余鴻冷笑一聲曰山人知汝是宋君之胆今過山人只恐往日功勞一旦付於流水休得望活語畢一茶杖打去高元帥銀鎗架開余鴻倒退梅花鹿數步雙手振疾已知高元帥本領高強難以力敵發脚打算奔走高元帥一想妖道以邪物傷人即拿下倘若追趕去又陷於妖道之手却却三將之轍即竟勒馬不追余鴻回頭指罵一聲好狡猾的高懷德也他住馬不趕難道今便由你逃脫不成只得扭回神鹿一伸手取出神繩對高元帥連連响聲高元帥不覺一發昏迷已是不醒人事即下墜於塵埃宋兵追救不及已被南唐鈇甲軍拖拿入城去了宋兵大驚奔走回城余鴻戒殺不追鳴金收兵進步銀鑾殿南唐主李景開報大喜想來余軍師果然法力高強一連擊破敵將四人且高懷德乃宋邦主帥今已被拿大唐天下指日可興復了住說唐城內大排筵宴賞功再言宋太祖在城中聞報高元帥又被余鴻擒去嚇得大驚失色一心苦惱眾將士安慰一番太祖開言曰朕自興兵以來賴眾將士之力創得江山今已四方頗得平穩土宇已當平服今只有金陵偽唐主以區區一掌之土橫梗不服實朕千萬不得已用兵不料南唐有此妖道用術擊去四將頃刻敗兵眼見得江山難保倘若返戈低下以求乞南唐豈不傷辱開基偉業若耻千秋眾卿家有何良謀以解此危厄方免主憂臣辱也有苗軍師奏上我主龍心且安自古兵家勝敗無常我太宗承運開基上天垂像真主御世李景乃偽唐一滅豈能再興况周文王尚有囚於羑里之日漢光武還圍困於昆陽後皆脫難死中得活以成帝業今四將被拿諒區區南唐必不敢加害我主放開龍心但想來此空城中其奸計難以孤駐不若趁此唐人得勝少懈攻城我等盡將本部人馬趁此勢冲出孤城離此孤坑待聖駕回朝臣文武等仍再行征討決雌雄以天下

全土之威難道反傾於小小一隅哉今只卑退則方為勝算也太祖聞言只得依奏次早五更時候各軍將士飽餐膳苗軍師傳令武將張光遠羅彥威羅彥釗顧加進王彥升陳青張英等一班文武將士三五四侯九門節度使一齊上馬提刀帶了大小三軍擁護宋太祖紛紛投出南城再說唐城余鴻道人袖占一課已知宋人保太祖逃走出壽州回朝之意思起大床乃是開基受命之主不能禍及真命人君不過奉師之命下山將他圍困迫罰以警殺戮功臣之過勅他與唐主講和兩相罷兵亦可報唐主恩遇之隆豈可妄然傷他將士主意已定辭過唐主出至南城取出風火扇除了火訣對着宋軍伍中連連數扇狂風嗖嗖大作已將宋邦軍隊人人吹起已是身不由己立足不定不能前去人人退後被吹回个个打歸入城中此時苗軍師也知妖道用着邪法借此風勢吹回亦無可如何只得分付眾軍將四城緊守防禦仍入牢籠有太祖驚心日日不樂眾文武人人切齒忿恨妖道一刻難消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弄幻術高王險死 明妖法太祖釋疑

詩曰 奇奇怪怪顯神通 驅遣隨心奪化工 只恐皇天難縱惡 定然獲罪竟無容

當日宋太祖一聞眾將被余道人擒去一半嚇得胆落魂飛的恐懼當時余鴻又率大隊將兵直逼城濠下罵曰宋人君臣恃勇自投羅網涉吾土地即當稱臣納款降書一眾十萬性命尚留一綫如若遲延違誤要汝君臣人人白刃加於首項中方悔之晚矣太祖聞言驚上加憂有苗軍師見太祖一心惶恐只得權詞於城上對余鴻曰兩相對敵勝負未分獻降臣有大國小邦之別豈有尊卑倒置者我君臣自有定見汝須諒力而誇何須以小勝為強不用哢舌相煎太急余道人聞言想來此語知他也有畏懼之日只得深求分付退解內圍之兵暫緩攻城回見唐主領功唐主喜迎曰全仗軍師法力一連拿下宋將十餘名只喪宋君之胆了孤早擺下賞功之燕上敬三杯親離寶座雙手遞上余軍師接酒雙手拱持言曰蒙我主千歲之隆恩今之小小功勞奚當得重賜過獎臣感激無涯也但君賜加恩那敢逆命一連三杯吃完然後謝主眾文武依次坐位全暢飲賀功酒筵席間多言軍師法力無邊觀此宋將个个英雄猛勇連日擒拿至今人人魂迷未醒唐營無事唐主分付將擒拿十二員宋將拿出島首以報昨天破我界牌關殺朕朕劉

元帥喬將軍之仇。然後復回壽州界牌。捉下宋君臣。孤家成了一統興整大唐天下也。余軍師曰：宋將傷害不得的。我主有所未知。貧道修煉有年。自得金鰲島赤眉大仙指點。修行數百年。傳聞大道。今大宋乃受命之君。難以傷他。輔佐之人。不過且困之以威。方不敢小覷我主金陵一方耳。久必相和。以樂處太平之景運也。是正道。當其時。唐主曰：兩國相爭。那有擒來之將不殺之理。況宋十二名將。世之猛勇者。若一放回。為唐之患。為宋之利。豈可生置之。余鴻曰：宋既不能滅。眾將亦陽壽未該終。今迷而不醒者。乃魂未伏舍。非真死也。故以昏沉未覺。待山人教他醒回。背宋仕唐。混弄宋君臣一番。自然驚散他手足無措。定必與我主講和。不敢侵擾。且借宋人之力。他得其勞。我得其逸。又借宋之力。以殺宋人耳。豈不更善乎。唐主曰：人已死却。怎能復生。且能使宋將反戈投我。背宋仕唐。事更奇也。但宋將十二人。乃大宋開疆展土。內有王親御戚。父母妻子。皆在汴梁京中。他等即可回甦。焉肯棄君親。以事仇敵之理。余鴻冷笑曰：仙家妙術。果有可還魂之技。并有靈符。迷其真性。定然依令呼喝。即君臣父母妻子。皆不認識。只隨其術令之呼使耳。至於降我唐以攻宋。只是山人可定主也。唐主聞言。疑信交半。只得曰：有此奇事。軍師且試演可也。余鴻應允曰：真事果非妄言。待臣弄事便見。是日唐主退回營去。余軍分付將十二員宋將屍骸。放在階下。備辦了丹砂紙筆之用。烏雞烏犬之血。將黃紙染糊。用剪裁成紙人十二個。各像人寫上符章一道。向空中噴上法水一口。一陣旋風。十二紙人空中飛舞。一回余軍師喝聲下來。紙人紛紛來下。案上軍師將來摺成三角靈符十二道。令軍人除下。將宋將頭上之金盔。安置髮際。仍將他原盔戴上。手持七星寶劍。於案上一拍。念着分魂分魄的咒言。一番大喝。宋將某人某人。一魂二魄。入體。二魂四魄。依皈正法。拘禁在紙人於髮際。不得有違。喝畢。將寶劍向宋將十二人。个个一拍。肩。上大呼。宋人各尊法旨。還陽。急急如律令。頃刻宋將十二人。冒冒失失。扒將起來。性似發呆。一般。雙目圓睜。不言而立。此乃十二人魂魄未足。神思恍惚。被靈符迷其真性。心下糊塗。只由用聽余鴻以法念咒之令也。當日分列兩行站立。只有唐人文武官。一見个个驚心。跑離班位。余鴻冷笑曰：眾文武不必驚惶。宋將自此降服我大唐了。與汝皆屬同僚。何須畏避。唐主聞言。即登上銀鑾殿。果見十二員宋將。分列兩旁左右。盛明甲亮。心中疑惑不定。欲逃避御座。余鴻指宋將對唐主曰：我主不必驚疑。臣已用符術。將宋之十二員將士降服。今宋將已降順我大唐。一殿之臣也。唐主聞言曰：軍師雖然法術精。

通。孤見此宋將兇勇。他已還陽。只憂反去不肯降服。轉傷我邦兵將。乃有放虎歸山之患也。余軍師曰：我主眾人。既然疑惑不定。待山人試演他將士一人。驗之。自見准信。不誣言矣。語畢。將木劍一指。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高懷德。聽令有高王爺。聞令。即上軍帳前打躬曰：軍師有何將令。差使余鴻曰：你且領兵一千。前往攻打壽州城。不得有違。高懷德領令。飛跑出王城去了。唐主一見。方知軍師法力之妙。唐之眾文武。多見詫異。余軍師法力果然非凡。夫可及者。唐主大悅曰：孤得軍師佐弼。降了一班宋將。且高懷德曹彬。乃大宋金樑玉柱之臣。今為我唐所得。用何愁唐家故業。不依然返復。皆藉軍師之功也。余鴻喜色揚揚。謙遜曰：此乃千歲當興其國。不失為偏邦之主。宋雖然應運。終不能為唐之患。君臣言語投機。不知余鴻亦是權詞。以對唐主耳。豈不知宋乃開基應運。真命之主。故其唐主言。不失為偏邦之主。唐主一心以為與宋並驅天下。亦一時心頭之熱也。只因余鴻捉得宋將。故有此妄想。但世人深馳於名利之場。正合着兩句古諺之言曰：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却說宋太祖。日因於孤城。愁念諸將被擒。雖不見首級。號令但心上驚惶不已。正在納悶。只見軍人入帳。跪奏高王爺。提領南唐兵馬。到城邊邊。戰不已。不明其故。特來啟奏。知乞萬歲。命定。太祖聞報。怒曰：可殺奴才。敢生狂妄。潰朕高王爺。已被拿去。未知生死。况彼與朕外戚至親。乃忠心貫日之人。焉有被擒投敵。反來討戰之理。安報之罪。何辭。令出正法。左右正牽下那軍人。即喊叫枉屈。倘果萬歲。爺不信。有半字虛詞。蟻軍丁自當碎屍寸斬之罪。只請萬歲。龍駕親上城樓一觀。果見高元帥在城下。帶領一枝人馬。在遠遠馳騁。揚威紛紛。箭砲攻打城池。宋太祖不勝驚異。在城上大呼一聲。御妹文。朕在此。何得忘心。胡亂行為。朕雖有君臣之別。實手足相加。以國戚骨肉至親。二十年來。君臣腹心一體。何得被妖道擒去。即貪生畏死。便忘恩負却。心腹手足之情。改變忠肝義胆。心腸難免。千秋活名也。朕今念親情。良言勸汝。急醒回頭。速歸回城。與妹丈共滅南唐。班師同享太平之福。說完。不住招手呼之。入城之意。只見高元帥二目圓睜。指手踏足。跳叫不已的咆哮。全然不悟。不明何故。太祖見他許久不認。不以君臣相見之禮。一味長槍滾弄。大

喊呼殺得又羞又怒。在城樓上罵聲貪生畏死匹夫。汝身居國戚位極人臣。既然貪生畏死。投降了敵人。其情可恕。原不應投了敵人。反兵攻城罵賊於城下。還不知羞愧。此乃逆臣之尤者。喝令左右放箭。有苗軍師連忙止之曰。不可。臣想東平王乃素懷忠義。奇男子身為王家御戚。位尊爵顯。建立汗馬功勞。豈輕易投降於外敵。以遺臭名於後世。今察其精神。猶恐被妖道幻術多端作弄。則東平王不獨不免一死。且負屈臭名千秋了。望我主深思而察詳。宋太祖聞言。一想忽然醒悟曰。若非軍師之言。中却妖道奸詭之謀矣。細思高懷德乃昂昂豪傑。君臣二十載腹心相待。豈有貪生畏死以負國恩。只得嘆一聲下樓。座中不覺淒然。龍目垂淚曰。今日朕不幸被困於孤城。實乃主憂臣辱。細細忖來。十八年馬上辛勞。枉用著力。八旬老母難以侍奉。錦繡江山空成畫餅。充飢耳。言畢倍切下淚。但不知何日解圍。太祖脫難。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宋太祖當空拜禱

陳搏師遣徒下山

詩曰 輔正除邪合上天

齋誠禱告理當然

九天勿謂離凡遠

帝主虔孚感格先

當時苗軍師眾文武見宋太祖悲感。皆來勸慰。苗軍曰。陛下不可傷懷。有損龍體。今十二武將雖被擒。料李景斷不敢加害。但我城中糧草將盡。外運不通。深為可慮也。且余妖道善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算卜幽微。昨天要私逃。拔寨不得。今不若此夜。陛下虔誠禱告上天。祈求破妖高人。須要君臣抒誠禱告。或可感格上天。有破誅妖道者。效着當日。唐太宗被困。高麗故事。乃聖天子自有神靈佑助。當為可信也。宋太祖聽奏。只得依允。又有管糧官上奏。軍糧只有一月。四旬上下之用。太祖及眾文武聞此。皆驚。太祖復曰。一月餘糧。三軍必危矣。如何設施。乃可苗軍師也。無計可施。太祖悶悶轉加。是夕。只得沐浴更衣齋戒。虔排香案。禱告肅誠。將自十八年戰爭。義師救民。削佞除奸。以安天下。基業已成。四海混一之慶。不料南方李景。以金陵一隅之地。抗拒硬橫。欺朕輕侮。有損國威。至出於不得已。親領六師征討。不期被妖道余鴻。用術捉去。將士被困於孤城。糧食將盡。君臣在一月中。數十萬將士。皆作孤魂之鬼。懇乞上天憐佑。早差仙洞高人。收除妖道。破敵方救。却數十萬生靈。敢昭告於皇天上帝。太祖祀告望燎已畢。時交三鼓。各自歸營帳。是日感格上天。有值日糾察神。遂將宋太祖。此夜祭禱之文。上達天庭。玉帝一見表上之詞。已知太祖困於壽州。他原有三

載魔陣飛災。冥由自取。枉殺功臣。致激惱赤眉。示罰以準折之。但今糧草將盡。救兵未到。十萬餘軍。兵性命可憫。今不若差一星君。仍令昔飛鼠運糧。當日唐李密之糧三十萬。以濟軍。再說明隋末唐初之時。天下擾攘。乃隋煬帝無道。四方英雄並起。各據一方。有李密據金墉城。却被一隊飛鼠。蔽天如螢。虫蟻隊之多。紛紛飛入倉廩。盡將李密九十餘萬糧米。一時運啣去。不遺留一粟。是李密亦該當亡滅。故被飛鼠。盡將糧食盜去。以濟助當興之人。在唐時太宗帝被困。在三江越虎城。糧食將盡。三軍忙亂。正憂散。此時頃刻。滿天飛鼠。紛紛撲入倉廩。糧米足有三十萬之多。尚有三十萬待楊文廣被困於粵西柳州府城。又得飛鼠運去救濟他三軍。此是前后之事。帶筆略為叙明。却言次早天色初亮。太祖起坐。眾將士。悉見已畢。一刻間。只聞空中狂風呼吹。響亮有物。鳥飛撲之。樣此際。天尚未大明。又是晦日。下旬無月。太祖正在疑惑。細思奇異。只見飛撲之物。在空中飛下。不計其數。密密層層。盡飛入后廂糧倉之所。不明何故。天色大亮。只見管倉糧官。即刻出奏。上有飛鼠。不分數百十萬隊之多。紛紛啣運糧米入廩中。頃刻而滿。約有三十萬多。宋太祖與眾文武將士。大喜。人人稱奇。有此天助。料必陛下虔誠禱告。上蒼天帝護佑。也有苗軍師曰。此又唐太宗時興兵征伐高麗。國被困在三江越虎城。糧絕得飛鼠盜了李密之糧。救濟了三軍性命。正乃真命天子自有百靈佑助。今我主昨夜禱告上蒼。求破妖道。并告知糧食將盡。故上天差遣飛鼠。又運糧米。以濟我們軍食。料必破余鴻妖道。又有高人了。宋太祖聞言。頗自安心。是日盡將廩中查點。過果足三十萬之糧米。大小三軍。喜色欣欣。加增銳氣。住言宋城中君臣叙言。却說華山得道一仙翁。乃陳搏老祖也。他在山中。坐在蒲團。垂目養神。是日雙目一開。屈指一算。知宋太祖當初殺害了鄭恩。被赤眉仙命徒余鴻下山。投南唐。敗困他將一載。已是意亂心煩。只恐有傷龍體。但鄭恩被殺之後。貧道將他世子鄭印。救取上山。已經三載。然太祖雖不合殺害手足功臣。惟鄭恩向日心粗。率魯有罵主辱君之強罪。亦所不免。今被屈殺。亦當天數難逃。正其辱主之咎耳。且宋太祖自與貧道一奕之後。賣却華山果。不失信。一登大位。即叨蒙隆恩。封我為此山睡仙。今當其有災不樂。余鴻猖獗。心思破敵之人。不免差印徒下山。一安太祖少除余鴻之威。况各王侯之子。各有遇合良緣。天所生成。聯姻之定數。主意已定。即着令仙童開雲。可往山後。喚取師兄鄭印至此。為師有分付之言。聞雲領命。往山后。已見鄭印坐在石枱之上。自言自語。且驚他暗聽。只聞印口中長嘆一

聲吾鄭印生來真乃一苦命也。憶起當年可恨昏君趙匡胤詐為酒醉胡行。枉殺我父親以致少年失怙。又被這老道人吹的神風刮我到山。已經三載。至我不能回家見母。能不令人傷心。也有閒雲見他流淚滿面。含悲聲音慘切。未免憐他。可惜此子。一介王門世胄。今在此荒山。清泉淡泊。這師夫到也糊塗了。不管人家願與否。竟將拿來強派為徒。令人替此少年可惜。可憫。但呼喚彼遲。只恐師父責怪。遂將師命傳喚說知。鄭印連忙拭乾淚痕。隨了閒雲來到洞中。見師父坐蒲團下。禮拜罷。曰。師尊有何分付。老祖笑容滿面。呼喚賢徒。只因山人有汝師弟之緣。所以親炙三載。故用神風刮爾到山來。傳汝雙鞭。授飛槌。已經三載。兵器之技。已煉熟。今爾上能安慰慈母哭泣之悲。下可了百年床頭之愿。中又可救生民塗炭于水火。又加以風雲際會。魚水徐歌。盡遂生平之出處。今正當其時。不須錯過此機會也。今命爾下山。此去大振家聲。力光前業。一來顯得賢徒幼學壯行。不負修行苦煉。二來見得為師收留教道一番之誠。有鄭印聞言對曰。須蒙尊師指授真傳。已經鞭精槌熟。可以下山見陣。但聖上非君之仁者。已曾無辜殺害我父親。不異君臣變為仇敵之憾。恨此去猶恐這無人心之君。不相容。那時進退兩難了。語畢下泪一行。老祖微笑曰。賢徒不須過慮。太祖自誤殺汝父之后。日夕悔錯。思念汝原乃一王子之貴。日昌大門閭。乃累世管縷者。不必以父親屈殺為君王仇恨也。然汝父在日。須云性品抗直粗莽之漢。屢有狼狽罵辱主君之罪。君者天也。尊也。臣者地也。卑也。汝父在朝之日。位居大臣之上。不殊與當今手足之稱。惟當辨別君臣之序。不該以下抗上。故當今畧去君臣之分。以待汝父親知他率直鹵莽。是至多次容忍。故積漸求罪過。已深一天。無辜受誅。亦抵償往日辱君不敬之罪。是該當應得者。此日須要一心護佐開基聖主。以繼前人光烈。方不負為師收汝為徒三載授教武畧之技也。此去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一生富貴功名綿綿福祿。又命差仙童取出寶甲金盔。豹尾神鞭。盔上將定魂針插上。方能抵避得余鴻的落魂鑼。當時鄭印將盔甲穿戴。背插雙鋼鞭。復又深深下拜。師尊復與閒雲仙童辭別。過正要抽身出山。陳搏老祖又曰。此華山往壽州。不下五千里之遙。怎能速至今。且贈爾一帆之風。可伸掌出來。鄭印即伸出掌來。老祖用硃書符一道。又吩咐一起時。一路須當合閉雙目。耳邊風狂响振。不可開目。倘若開目。有防跌墜。墜下所傷。直待風不响時。不妨開目。即可至壽州了。再贈汝靈符一道。照此乘風。可駕走雲途。后有用處。鄭印領諾。即出至後山門。仙童也來送別。鄭印依命。双目緊

閉。有老祖使起神通。念念有詞。大喝一聲。疾。鄭印不一刻。已吹上九霄雲外而去。印在半空中。聞得風聲呼响。曉在耳邊。過送心中暗暗稱奇。自忖仙人妙用。原非凡人可及。當時只依從師父之言。雙目閉上。不敢少開。不三四辰刻之久。已到了壽州城。按下慢提。先說宋太祖一禱告上天之后。又得飛鼠運糧。得濟三軍粒食。此天至第三天。正與眾將軍師酌議破敵之策。一心懼着余鴻妖術利害。但不知鄭印入城。可退得余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駕風雲鄭印見主

詳識訣苗訓洩機

此日大功重建立

勿仍獵犬令他寒

詩曰

難中遇舊最堪歡

况復親情淚眼看

此日大功重建立

勿仍獵犬令他寒

再說壽州城中。君臣正在議論余鴻法術害人。此非我將兵不銳。奈何彼以妖物。名落魂鑼。一連十二將。遭拿了。眾將失去尚且緩些。還有高元帥也。陷於唐中。如何設法。乃可救之。君臣盡皆啞議。不決頃刻之間。只見雲漢中有一人向城飛檐而下。階前一滾。降落是滿身甲冑。背上插雙鞭。宋太祖大驚。眾將也不勝駭異。各各抽出腰刀佩劍。大呼有刺客。上前拿捉。只聽那人大喝一聲。猶如天上打個霹靂。眾將唬得呆立不動。此人大言曰。吾非刺客。乃汝南王鄭恩之子。鄭印也。吾奉陳搏祖命來壽州救駕。不須動手。眾將聞知。皆收回刀劍。太祖與此師將此人一看。只見此少年年方十五六。身軀八尺。鍍面生光。河目海口。真乃英雄武士。當是時。苗軍師喚曰。汝是鄭印。汝南王之子。今聖上在此。何不。行君臣大禮。鄭印聞言。依諾。遂即抖擻上前。當帥堂中。對宋太祖。倒身下跪。朝奉太祖。一見鄭印。想起三年前酒後糊塗。曾被鄭恩觸怒。一時酒性發憤。將他執下。欺君罵主之罪。登時將他斬首。醒后。悔之不及。今想起手足情深。雖乃異姓骨肉。但與他自少年時交遊。立下多少馬上功勞。一心一德。何異同胞之誼。今一見他兒子。不見其父。想起前情。不覺心酸。目中淚下。沾襟。起了座。位。挽手曰。御姪平身。朕前少年弱冠時。與汝父親。是異姓骨之交。情同胞誼。不料君臣酒後糊塗。失言交惡。執責汝父。誤傷性命。朕悔莫及。時常思念。痛切酸心。今幸御姪長成。身體容貌。與父彷彿。朕自悲中有喜。今襲父職。為汝南王世祿。加恩以補報三御弟之誤殺。又足以志朕之過也。鄭印聞太祖之綸音。不覺淚流。謝恩。太祖又問御姪。自三年前被風刮去。王嫂上朝。奏知寡人。已經首發四方。尋覓各省。郡不見回音。至今三載。后至王嫂數年。憂思誰不憐此孤獨也。惟御姪方才言說。奉陳搏仙師之命。下山來壽州救駕。但不知那一位陳搏仙師。授汝

有何法技可救解得壽州之危厄且奏朕聞鄭印曰陛下容小臣詳奏上聞當時鄭印將華山陳搏老祖風刮上仙山至今奉師命下山又叨蒙老祖賜贈仙盛寶甲可抵避余鴻妖道落魂鑼但他法術高強非小臣所能驅須待五陰將會合齊集方能勝之老祖下山發啟我行時如此囑咐吾師定必破秦前有準后無差宋太祖聞言大喜曰朕前三天禱告上天愿得高人來壽州城解圍破敵自許回朝之日免三年國課并天下罪人減等以補朕躬之咎今已有驗得御姪奉師命下山朕無憂矣惟陳搏祖師當朕年少時生性未定為打折唐王御勾欄女樂殺了一班淫靡的嬌娥至發配問往關西道經華山與陳希夷三局棋對奕將華山書寫與他彼乃高人士仙非凡夫所可及今還念及寡人被因此孤城又贈賜許多仙物與御姪到來保駕正見厚情垂念朕之深也但未知汝下山時老師父有何言吩咐指示且說知南唐何日得以平復奏凱班師御姪可聞知否且說奏明以安朕心有鄭印對曰師尊臨別之時並未定著班師之日為言只說余鴻向係禽鳥羽毛之體乃數百年修煉得成人形復得赤眉大仙點化受戒不久証位仙班之列故煉就神通廣大非小臣可能除逐他也只可保守在壽州城以佐安陛下聖懷仙師又言如要除逐此道人除非五陰將一同聚會大合共結良緣方能平定得南唐大功方可奏績今已另有八句詩詞贈下以待小臣回壽州上呈陛下龍目觀瞻當時鄭印取出陳搏祖一東上寫着曰

欲勝南唐定世華

五陰須待數尤差

也知榴樹成金定

那晚銀屏又毓芽

救駕生香芳號郁

降魔解語女為花

蕭音引鳳誠奇遇

風虎雲龍總一家

當時宋太祖看罷八句詩詞寔不解其意又與苗軍師恭詳一番軍師接東書一看默然而思曰仙機莫測日後自有應驗原來苗從善精於察星觀雲望氣之學占卜通透雖未盡知過去未來之事然見了陳希夷的訣謎已知勝南唐者有五女之名乃劉金定蕭引鳳郁生香父銀屏花解語五少陰方能平服非五老陰也但陳搏祖不預洩天機故苗訓亦不直指出五女之名道與道同秘之意待鄭印一去自然引出這班少陰出來太祖曰陳仙師言五陰朕未出師之前母后夢五鳳於高樹翼扶而下今老祖又言五陰女可破敵不免發詔回汴京調取陶王嫂王姑李夫人來救駕破敵如何苗軍師曰我主果然天資聰明料事如燭照天但陳師既遣御姪前來有如此掀天本領何不單詔命他冲

圍回京取救太祖欣然准音問及鄭印能承往否印即奏道臣承君命即到山火穴有所不辭小臣下山之日詎又贈我乘風符一道不用三四刻已到汴京了太祖大喜曰御姪果然忠孝有傳今襲封汝南以子蔭父職破南唐之日再加恩賞即着飽用戰飯準備冲圍印領旨辭朝背了救旨出城想來初到壽州一功未立且不駕雲冲出大營一陣然後用乘風符回京當時太祖軍師等見印出城即登樓觀他如何冲圍只見印大步跨入唐營大喝一聲看鞭將唐兵打个不絕唐兵大呼放箭印的雙鞭發動猶如雨點一般並無一箭著身唐兵迎着即死抵擋不住四散讓路如入無人之境冲入重圍只見兩杆大纛紅旗數員大將擁一主帥大喝小賊敢來踞我大營他乃苗甫暉是南唐主帥有軍士報知宋將端營兇勇故領將來攔阻只有鄭印自得老祖傳授雙鞭未經試發是個性急小英雄乃目空一世者豈懼三五個唐將只將兵器打个不住手聞苗甫暉喝呼只作不知雙鞭打去甫暉大怒長鎗一起如月拋梭挑進面上鄭印長鞭左一捎右一抹冲殺个五十回合却被印左鞭飛中苗甫暉右肩膀上喊聲疼痛打得甲碎紛裂口吐鮮紅帶轉馬鞍而走原來苗甫暉算得南唐一員勇將所以南唐主命他領兵困住宋太祖今須受傷一鞭疼痛只招呼兵將殺上鄭印雙鞭狂打八員副將落馬唐人兵丁不敢上前又殺却唐兵千餘乘勢冲透七層大營走上營外有一隊甲軍追惟恃着英勇一心等待他來殺他个片甲不留方顯己之武技言未了只見騎一梅花鹿道人趕上印一見知是余鴻二人相見有余鴻大喝宋將不知進退十被山人擒拿八九今又來湊拿不成敢生胆子踴吾大營鄭印大呼妖道知天命可畏者即日逃走歸山深藏古洞修性煉真不然數百年修煉一旦付諸流水一命付入輪回豈不可惜余鴻聞言喝曰小小畜生人道變化未成出此狂妄之言料必不思久活了言畢一茶條杖打來鄭印將左鞭一架西聲妖道慢來然余鴻被他一鞭奮力雙手振疼梅花鹿坐立不定想來此宋將年輕力大難以角勝即拍梅花鹿跑走印拍馬趕出外圍太祖在城樓上大驚遠遠大呼御姪不可追趕此妖道有妖物傷人但城隔外圍有數百丈之遙那里呼喚得應只看見余鴻取出落魂鑼連連响振太祖心中着急只見鄭印依然拍馬追趕上前雙鞭打去險些將落魂鑼打破余鴻大驚不驗即收鑼跑走一箭之路想來落魂鑼屢驗今此小將似乎不聞何也不免用斬神刀傷他也算彼不幸耳想罷登時將刀飛起空中發出光輝燦映日爭光奪目驚人鄭印亦甚心怖豈料他神益上放出霞

光冲去神刀跌下塵土余鴻大怒不知又用何法拿得鄭印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唐軍師遇敵初敗 宋將軍破寨回朝

詩曰 正氣由來自勝邪 術窮轉覺技難誇 寄言左道從茲退 勿致終來末路嗟

再說余鴻見鄭印頭盔上霞光閃閃冲起將飛刀打下塵埃插在馬前心中大怒想來此賊有此寶盛落魄又不驗寔乃一異人也怒目圓睜又向香囊中取出荳子念念有詞向空中一撒頃刻之間化成數千軍馬紛紛落下陣場殺上將鄭印重重困住俱是凶惡猛漢軍人令人驚法只因鄭印體中穿上仙甲眾鬼惡兵只喊殺連天不敢逼近他反雙鞭亂打直冲入陣裡眾兵馬紛紛倒退仆跌沾土仍變為荳子余軍師怒上加怒看不出小賊有寶貝盛甲雖不能擒刀不能傷變化兵又被破了意欲收兵回關恐被眾人將吾小覷欲以力戰勝他不得正在心頭煩惱鄭印一想師父分付這妖道果然法術多端皆被吾盛甲所破但想師父之言彼乃多年得道法力精奇我非其敵手倘再來別法非吾所利也不若先下手為強遂抽出飛錘一柄向余鴻打去余鴻見破了法術正在煩惱不意被鄭印一飛錘打來急如閃電余鴻喊聲不好將身一側已打在左肩上不勝疼痛跌下梅花鹿鄭印再飛一錘余鴻大驚即忙中借土遁走只將梅花鹿打死鄭印嘆聲可惜將欲收除妖道却被他走脫想必氣數未終不若早回汴京取救即透出外圍快馬加鞭一連跑走數天到了本國地內見一騎人馬擁護一主而來乃一潘字大旗帥旗鄭印一想自己身居王爵此官乃大將之職應當下馬相見今仍坐在馬上好生無禮暗怒中又想他未得知主上封吾王位此乃不知不罪也難怪他且暫相見為是當時潘美在馬上相近見一少年是王侯服色細認來似被風吹刮去鄭恩之子鄭印一般連忙滾鞍下馬笑而問曰馬上王爺可是汝南王世子王爺否今觀尊容相似乞道其詳以便見禮鄭印見他下馬相迎請問遂亦下却金鞍呼聲潘將軍世叔大人小姪果乃鄭印前被風刮上仙山今奉師命回朝救助得蒙主上加恩襲職汝南王殺出重圍討救回朝且請大人並進關中叙談即日行程起馬潘美曰如此請王前步待下官隨後二人拱手共進界牌關賓主坐下獻茶罷鄭印轉問潘大人未曉打听得主上危困眾王侯被擒否潘美曰主上被困壽州眾王侯失手小將知之屢欲興兵救駕奈無詔旨卑職身受邊關重任是以未敢擅離今經日久探聽關城未失然主上受

困不得駕回正欲統兵親往打探消息不期遇着王兄回朝取救小將不須離境往壽州了鄭印聞言曰今奉旨回朝取救且待二王命發差五陰將前往赴敵大人仍守此關不可疎失待救兵一到余妖道不難收滅也潘美點頭領首鄭印克日登程分別而去離了界牌關駕上靈符半天之久已到汴京怎奈印乃生于王侯之家年少未經多出京師城市從未游玩况別却三年真乃歲月幾何江山不可復觀地土多有改遷身進王城動問旁人方得回至汝南王府中但此位少王生來性急凶莽有老父遺風一進王府頭門大呼母親那里大步踉蹌有一新充家丁失時倒運不知他是小主回來上前大喝死囚休得狂妄闖入王府罪大不赦雙手攔阻却被鄭印當胸一把已將家丁攢跌去文餘遠撞在石柱上頭額破裂血漂不止已死去了有舊日老人家方知少主獨自一人回府又驚又喜即曰且喜小主回歸老奴等有失遠迎即引道入九重內府不表外府將死家人收殮埋葬且言鄭印一程進內只見舊府依然風景无異早有家人先已報入王妃母子重見印下跪兩相泣泪有如夢中悲喜交集陶王妃挽起印兒詢問前因即述遇仙指授現奉當今詔旨母親領兵為帥襲汝南王之職陶三春聞兒言來不覺恨嘆一聲曰此話兒休提也汝父在日功高社稷一旦無辜被殺今日被困急灾方見有用人心此無情薄幸之主只可全患難不可共安高今君王雖有旨命為娘死也不願奉詔前日我兒被風刮去我自覺一時無主幸母子團聚明日交回詔書即辭官作速回鄉靠着十畝桑田聊作太平之樂母子膝下相依還勝三公奉養陶夫人有感于丈夫功高被害君上薄情為言豈知鄭印乃英年壯志雄心將欲大振家聲况師訓彰彰言猶在耳是一副熱腸今忽聞母言如此不得不遵且暫含糊答應明日見過君王再作議論母子言語多時夜深分寢陶王妃方幸子回救水承權有人枕畔躊躇從違未卜輾轉多時已是三更天氣不覺飄然莊周一夢耳邊不住車馬呼喝之音又見金甲神人擁着一位王者有如闕君模樣夫人只得下拜目略注觀豈知此神乃丈夫汝南王陶夫人呼曰王爺何往何獨棄下妾身汝南王下了車扶起夫人安慰曰不須苦惱夫人泣下訴知寡居苦節正欲母子歸鄉孩兒心性又留戀高官顯爵不若王爺携了妾身同往免在塵凡苦惱言罷又哭泣起來王曰在陽世與夫人是枕畔恩情今吾已歸神道是幽明異路然亦未嘗一日忘之但夫人陽壽未終安能一路全聚直待登星飛墜方得雙星相見至於汝丈夫前者被君王殺害也領了壽主抗君之咎短減壽

元三紀以懲戒強臣于後世。且合當歸位。與當今先王。況汝今一時苦節。正名巨千秋也。今主上被困于南唐。有禱文告于皇天。吾於天帝玉座。亦得賜覽。今正慮着汝。以婦女之見。念恨私仇。逆而不忠。以取天罰。故特來指示夫人。且領君王旨詔。從孩兒之志。大振吾鄭門世代忠君報國功名。千古不朽。夫人日後亦不失血食香烟。夫人見丈夫此言。勸諭一番。只得哭泣領受。又聞王言曰。神道不得久留。夫人且自保重。陽壽高福尚三紀。子貴媳賢。名輝聲振。眾臣莫及為夫去了。見車馬紛紛而起。夫人那里肯捨。挽住汝南王龍袍。哭泣不放。却被王命大袖一拂。車駕馬匹俱已起在空中。陶夫人跌仆在地。大呼王命。方醒悟。方知一夢已足。五更之初。桌上銀燈灼灼。尚在半明。起來挑亮。想起丈夫訓勸之言。不覺一汪珠淚。料此一番言論。不可不遵。坐至天色已曙。環進水梳洗已畢。即傳進孩兒。印見母。請安禮罷。陶夫人將昨夜夢王命勸諭之言。一一說知。世子也下淚兩行。母子對面傷感。夫人收淚曰。孩兒此已往之事。父親已為神道。天命注下。不必記恨朝廷了。且登朝呈上太祖御覽。以待署君。二王命議論娘且依命。鄭印止淚。依命入朝。二王命一見太祖詔文。方知太祖被困于壽州。眾王侯被捉。正思王兄。王上無事。惹起災殃。坐朝安高。豈不為美。定必與兵御駕親征。今被困于遠土。詔內命下各王女將解圍。只得依詔。分頭往宣。正是綸音一降。須臾陶三春趙美蓉諸女將次第上殿。二王命將被困詔旨。命各女將領兵救駕。各女將領旨。二王命即傳諭兵戶二部。一面點定三軍。辦足糧草。刻日起程進兵。此時各人無事。辭駕回朝。單有趙王姑。一聞鄭印言及丈夫被南唐活捉。不料高王反投順唐。主復向太祖倒戈。此段情由。令他驚駭不小。又不由人不氣忿。并要在王兄署君謝罪。二王命曰。高駙馬平日忠肝義胆。人所共知。御妹何須過慮。料必別有原由。不可着急。今全領兵去。自得分明了。王姑只歎聲辭別王兄。回歸王府。不知何日起兵赴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高君保背母私逃 陶三春領兵救駕

詩曰 少年壯志合從軍 况屬君親灾咎聞 背母私逃情可恕 復能破敵立功勳

住話陶夫人回王府。預備領兵挂帥。母子又有番言談。皆說及王姑美容惱恨高王命。一刻變心改節之奇也。且表再言趙王姑辭別回府坐下。春山愁鎖。悶悶不樂。世子高君保見母請安。一見母愁容滿面。即動問母親。好好登朝。

回來何以有此不悅之容。乞示孩兒。王姑見子問及。不覺兩淚交流。曰。兜那里得知。有此人倫大變之事。汝父隨征身為督師主帥。躬承王命出陣。被妖人擒去。貪生畏死。投順唐人。反戈背王。豈不玷辱高門一家難活了。為娘豈不念憂也。君保聞娘言。心下一驚。面色一變。曰。母親此說何人傳知。王姑曰。現有鄭家哥哥領旨回來。陳及且詔旨題明。豈是旁人傳說。君保听罷。想曰。母親豈有此理。吾父王一生忠良。耿性在母親。平素所知。况我父與當今義屬君臣。誼關姻婭。一心一德。並無嫌隙。何以一旦背王事仇。即言貪生畏死。不過投降了。豈有反戈辱主奇事。內中必有別情。母親休得過恨。但須要帶兒全往隨征。一則聞得父王事情。二則與王家効力。王姑曰。方才聖上旨諭言。三王四侯眾節度使十三名。皆為敵人擒去。今汝乃不諳事。少年並非能慣疆場。豈宜全往隨征。今為娘。不過因奉王命。又見汝父變節之事。不得不行耳。汝若拋心不下。飛遞家書來。往討信可也。在家與姪兒君佩弟日勤弓馬。夜習詩文。不許閒遊。出外須依為娘。分付君保听了。心中不悅。復懇說一番。王姑終不允准。只得退去。來至書房。見弟君佩問及起居。君保將前事一一說知。君佩听了。也覺駭然。又曰。王伯母既許我弟隨征。全往。惟伯父如此糊塗。又未知真假。心下何安。况我宋朝天下。十得八九。只有南唐金陵。以一掌之地。被他如此猖獗。捉盡王侯大將。這還了得。但我弟兄有此武藝。不趁此試演一番。豈不理沒了英雄手段。不若趁此伯母母親。未與兵。吾兄何不先背地到潼關。三王命處借些兵馬。前去報個頭功。弟亦隨後而到。自有脫身之法。兄意以為如何。君保听了。弟言深合己意。至次辰。君保裝束了。盛甲上馬。只待言出。獵于南山。此日逃出王府。兩天之後。王姑不見孩兒。進內堂問視。查究家人。皆言遊獵未回。君佩又不以實對。至第三天出師之期。已近。有賽華李夫人曰。君保姪兒三天不回府中。定必私往南唐去了。君佩在旁冷笑曰。哥哥只因王伯母不准他隨征。王伯父如此音信。心內不安。故私逃去。已經三天矣。王姑聞言。驚曰。不好了。少年粗率。妄作妄為。不遵教訓。必中敵人之手。言畢。珠淚滾下。李夫人勸慰王姑。伯母曰。奴想姪兒雖僅弱冠之年。作事自小老成。今一人單鎗匹馬。斷無去自投羅網之理。他往壽州。定由潼關順道。必是到尊舅三王命處借兵。方敢前往。不若差人火速前往。追問消息。乃得安心。或可追回也。未可知。王姑曰。已經越却三四天。只憂他早借兵去了。夫人曰。既去亦可。順道問及一言。方知消息。乃可安心。王姑只得允從。李氏夫人又以君佩不肯早言。通知以致誤事。欲行家法。王姑轉代。

求免夫人乃赦之。君佩乃曰：母親今哥哥已往，是一家皆在沙場破敵，兒一人在家，好生寂寞難過日也。兒亦要隨全赴敵，決不願一人在府。李夫人欲不許，兒王姑心中一想，即曰：我家原是世代武將之兒，俱不飲靜的，倘不允他全行，又蹈了君保之轍，不若准他全往，反勝私逃，以免擔憂過慮。無奈只得允從。君佩暗暗欣然，是日出師。王姑攜母共進教場，又有羅氏夫人、余氏夫人、齊集王姑擁護着內監宮婦，一到了。眾夫人皆來迎接，知會過陶夫人，一全見禮畢，陶夫人接領帥印，二王命傳諭敬御酒三杯，夫人謝過王恩，又見諸軍事務俱已準備，趙王姑為前部先鋒，李夫入為參軍，羅夫人為左軍，余夫人為右軍，當此署君二王率文武大臣，于都門外送別，三聲炮响，雄兵十萬，列隊登程。果然一班女菩薩，旋作金剛猛漢，共共王筆，提持鐵劍銀鎗，三寸金蓮，跨上金鞍玉蹬，一路大兵殺氣冲天，猶如蚊陣，向東南進發，渡了黃河，一程直下吳江，非止一日。王姑一心憶起丈夫投敵，不知真假，兒子私逃，未分禍福，愛忿中見水接連天，波騰浪湧，原算歷險于長江，信口吟咏一章，以見懷思，詩曰：

橫海戈船破浪飛

波臣萬里奉天威

不傾盜穴根難盡

若感人言事恐非

老至愁生添面皺

年多骨瘦減腰肥

乞身可許成功後

母子夫妻合隊歸

當日王姑吟咏罷，傷心不已，恨不能如雁鳥之高飛，早早到了金陵，探知明白，丈夫投敵背王之事，豈知出路由路，豈由人的望眼將穿，心懸兩地，住語王姑終日不悅，却說高世子，一自逃出王府，原只慮母親差人追趕，故不由大路而行，不顧山道崎嶇，迢迢躑躅，况王侯之子，玉葉金枝，府門似海之家，一旦輕出，即平衢大道也難分辨，何況私行小路，只是心雄胆壯，飢餐渴飲，馬不停蹄，一連數天，大趕程途，已有千里，一天跑下荒山，道經阡陌，只見雲佈滿天，狂風大作，頃刻連天大雨，君保只得躲在山脚大樹中，不料風愈急，雨愈大，盛甲衣衫盡皆濕了，見不是駐足之所，只得冒雨加鞭，跑過數條阡陌，見林外有一山莊，急走近下馬，扣上莊門，數下，走出半百老人，問及來由，高世子將過客遇雨，天色將晚，求借一宿，明天趨路之意，庄上眾人曰：貴客且請往別處借宿罷，只因敝庄近日屢被強人騷擾，不安，故家翁有命，一切生面人等概不敢接留，事出有因，非為薄行，只求見諒，言畢，復閉莊門，斯時高世子心下忖度，倘捨此庄，並無可他適之所，復舉目一望，又無別舍人家，只得仍在庄外懇求，庄內諸人，寔過意不起，又不得相留，只人在內詐

作不聞原意，欲他索个無味自退，豈知君保乃少年心性，如此懇求，置之不問，不理，怒從心上起，遂大罵狗奴才，我乃孤客急而相求，既不肯見納，當再面白一言，以拒絕我，也不復求宿，以往別處，諒不泛濟，急慈惠之人，今汝一班狗才，好生無理，詐作耳聾，不睬，且待本公子打進庄內，方知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手段也，這些庄丁在內，暗暗冷笑，言此人自稱公子，想必是痴呆的，雖似一武家模樣，但彼乃一人耳，白手怎生打得進內，當時公子言甚忿怒，在內的仍作犬吠猪啼，反笑語之聲，激得高公子性惱極矣，喝聲如雷，雙臂一伸，用力一擦，早已將兩扇庄門推折，作為四段，一聲响，振眾人入大驚，登時跑入內，相多言他是強盜，我等性命休矣，紛紛跑入報老爺，小姐知道當時高公子見將他庄門打破，眾人跑走，入內，他只踏步權在廳堂上立着，看他主人來有什麼言語，自思將他庄門折打，自思理偏，但己身是王家內戚之貴，用好言告知，即打破他門也無干碍，正在想像，自言早聞履步聲，君保一目看去，只見遠處一人長袍着體，頭戴儒巾，手執羽扇，乃紫膛面色，雙目星光，燦燦年方五旬外，三絡清鬚，後面十餘人隨着，方纔眾家丁見君保一力推折庄門，有此凶狠力大，更驚訝他不知是一般人，少不得跟隨庄主出外觀看，老庄主見高世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求晚宿不啻東床

設夜筵何殊贊塔

詩曰 赤繩一繫定良緣

才子佳人合有天

試雨行雲還未卜

先教霹靂往加鞭

當時老庄主出至外府門，只見一位美少年，二九上下，貌如珠玉，氣宇軒昂，一身甲冑，手執長槍，已知他是英雄少漢，但如此裝束，必定官家世胄，已將一片怒心早消化了，只有高君保一見劉庄主，飄然風雅道範，斯文令人起敬之心，想起方才鹵莽粗動，反有愧心，自怨自咎，又見此老面帶笑容，言曰：方才眾家人不懂事，不合見拒留宿，以至於得罪貴人了，只緣近日敝庄有匪徒劫竊，是以老拙吩咐他們不可寄留外人宿寓，不料眾家人有目无珠，不分辨別，執一而論，不明貴客，乃朝廷顯爵光臨，又不早通報，致令老拙有失遠迎，已獲罪戾，况此天色將暮，又屬大雨淋漓，一帶荒涼幽境之處，果無別處可投宿者，當以諒情見納，今之一槩執板，毫無變通，寔蠢奴才也，貴客請寬量，勿見罪責，當下高君保一听劉老一夕良慈之言，倍覺恭感情深，即上前深深拱揖，劉老又謙遜還禮，君保答言曰：小子一時粗莽，動

氣將寶庄門扇推毀自己无禮獲戾已深但因雨大濕透衣冠无處躲避至碎門求宿待我補還再當請罪合家尊又一番謙遜周全之說倍見汪涵雅度反令小子羞惶无躲身之地矣但今得坐門首俟至天明即刻趕赴程途足見恩德之至了但不知老丈高姓尊名祈示知之庄主曰碎却庄門此小之費不必挂齒何言補償老拙姓劉名乃是中年隱居于此請問貴官尊姓高名君保一想不可將此真名姓說明只回言小子姓高名佩官指揮使奉宋君王催取軍糧道經寶庄不意有緣叨蒙劉老先生周全何其幸也劉乃曰原來高將軍駕臨豈敢輕慢坐門首之理粗筵便饌請進中堂聊叙談心遂携手挽至內堂君保只將長鎗放下門首劉老又命家丁將他馬匹牽入馬槽喂料當時老少進至內廂分賓坐下家下遞上香茗二人叙談投機不一刻酒筵陳設山珍海味極其豐美酒至數巡醉言談對答不厭高君保少年心性正直豪爽又飲酒過多不覺吐露真情乃宋君御戚顯貴藩王之子遂陳祖上英雄本末輔宋周掃平北漢功高社稷抵掌而談豈料此位庄主劉乃即是北漢王劉崇族弟北漢時官封振國將軍曾因丁貴先鋒失機為高懷德所敗劉乃又見北漢王昏淫不德力諫不入已知天心不附不能力挽故挂官致仕隱居于此父女埋名今聞君保陳出家世回憶劉主初盛之時真有不堪回首忍不住吊下淚來君保冷眼看見驚訝起來問曰晚生陳說起家世老先生何以悲泪若此劉乃初時還掩塞支吾後被君保許多盤問只得將出仕北漢劉主无道不從良諫自取滅亡所以聞而感喟也當下君保方知失言對面即為敵國仇人怎奈一言已出駟馬莫追无可如何只得離席長揖謝罪劉乃曰此已往之事况各為其主勝則為君敗則為寇老拙已知天命所歸况諫諍不入疏上不行故老拙不得不致仕歸田今老拙有一陋見鄙言于世子幸勿見責老拙方敢發言高公子曰老先生乃忠良純臣高明老成之見今幸賜教大有增益晚生自當洗耳恭聽劉乃曰哲人有退步之機君子有謹言之戒尺勸世子自后萍水相逢凡遇周全之際切勿交淺言深一則懼以為及人暗算取禍之由也須當誌之高君保諾諾領命又曰老先生金石訓教之言自后當以銘箴以為終身寶鑑言罷把盃更酌用過夜膳交談已久多時不覺時交三鼓劉乃命家丁設備帳鋪牙床于書齋以待世子安寢君保稱謝不已不表劉乃酒醉安睡再言高君保睡不心竈又聞雨聲瀟灑瓦面瀝瀝下林檐前點滴自覺心煩意悶一時有感占吟一長咏以誌感其詞曰

雲黯黯兮鬱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絕雨潛潛兮血脈下水冷冷兮悲聲咽鳥亂啼兮令人苦花零亂兮誰是主欲入深時光永穴欲高飛兮无翰羽捫腔問心心轉迷仰面呼天天不語混宇宙兮不分雷烟霧兮氤氳西風起兮天霽樹遠樹兮夕曛聚還散兮暮雲來晦復明兮日初晴何時陰消兮世界清平

是夜高公子吟咏罷仍是展反反側一夜何曾合眼只是心懸兩地念切思親尚有十餘天路程到壽州救駕恨不能即日插翅奮飛一夜思之復又悔方才席上一時失言劉乃豈料他是北漢故舊之臣曾與父王對敵倘若他見怪念着舊仇寔乃身入牢籠難以得脫也一夜驚憂按下不表又說明劉乃年過五十並無子嗣單生一女名金定高君保打碎庄門有奴婢已報知小姐後又聞知是大宋將官是以觸着仙母吩咐日後姻緣在宋將貴胄之子遂留心探听又表明劉佳人自小好道友聞聖母在梨山修真故交十三歲自立心虔誠即上梨山拜見聖母為師又與蕭引鳳郁生香艾錦屏花解語四美為金蘭友正乃天生一班豪英烈女為皇家效力為宇宙陰將軍之光劉金定在梨花山五載素為聖母憐愛一心指點法門技藝至風雷變化騰遁俱全移山倒海喚雨喚風諸般法術精通當日聖母領玉旨救命打發五仙女下凡護佐宋太祖劉小姐辭師下山此日在閨中聞高世子與父親携手進內小姐在內看見高世子果然生得儀容俊雅猶玉色無瑕瑣瑣氣概料必文武雙全怎得一人與父親通个消息將以托其終身不枉我金定具此花容仙技奈想婚姻由父母決准我無媒妁何以自招又思此子一言不合即打折庄門想是目空一世的英雄不出个辣手段與他比較不肯依服我們劉小姐有了主意自然用下計謀處置寔乃前定良緣任爾外邦仇敵地北天南終要成了同寢共枕斷是不错也當晚君保酒後失言冒冲劉乃雖感他言不記怪惟昔兩敵今日相逢非同小故萬一彼口是心非暗算起來性命只憂不保是夜立心不睡獨坐危危有家人劉安幾番催促公子安睡君保不允只與他閒談又問汝家老爺有幾位賢郎何不見一人出陪劉安曰我家老爺中年失偶為國亡家尚未續絃是以單生一女今已年方二九武藝精通言未畢君保冷笑道汝言小姐武藝精通如有降夫手段抑或用婢奇能劉安曰非也小姐才比道韞武並木蘭德並孟光智同侃母且法力無邊上可濟王家大用下必能拓安良民真乃女中一真丈夫也我想小姐具此奇能天下無有其匹即公子是英雄世胃當領教手段必甘拜下風矣高君保一听劉安高抬

小姐一番言語不禁微笑曰自古深閨少女只曉拈針描綉即有此拳藝之技不過藉父兄指點一二耳至于疆場上陣歷險交鋒即上古至今只有我大宋女英雄幾人洵為至盛諒汝家小姐既非男子漢又無名師教習亦無兄弟即爾老爺又性情古怪還有何人指點爾休得此大言欺哄于高某也况高某雖乃年輕但學得滿身武藝非弱漢子懼人怯恐者當時世子不信劉安之言怎會見劉小姐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君保打碎招夫牌 金定設計賺鳳侶

詩曰 閨中止合善描鸞 何必英雄繼范韓 一名大言傳述處 惹來把劍要相看

再說劉安見高公子不信小姐奇能又曰公子倘早到兩天便見小姐本領了君保曰何以見之劉安曰近來尚屬五代紛爭之餘各方盜賊未經盡除尚有強橫者三五成群山林嘯聚日間路途搶截夜裡村莊打劫故敝庄前兩天三更時候來了五百多賊人我家小姐大開庄門一人出敵殺得他七零八落个个跪地求乞性命老爺乃恐害人一一縱去倘公子若在此也當拜服汝今來求宿吾庄丁不允皆為此也君保听了言由若此是一奇女子英雄之輩但爾家小姐有此奇能自當匹配高才方免彩鳳混入鷄群爾老爺未知與他許字否有此多大福命方可消受此女班頭劉安所罷冷笑曰不要及問小姐姻緣若小人說出來又不免被公子見笑君保曰匹配良緣有何見笑之理劉安曰自古婚姻皆由父母所命此女之常只有我家小姐具此奇能正要訪尋佳偶以免明珠暗投故于老爺前請得于雙鎖山設立一個招夫牌不論諸色人等到來與小姐比較武藝倘有能勝過他者自願贅在敝庄已經引動多少英雄時常比角个个摩拳擦掌及一交鋒任是推山項羽舉鼎孟賁俱被打敗而去近日不見有敢來比武者言罷激惱了君保心煩技癢言曰世間有此無敵將軍遠要親領教心下打點明早出馬與他比較高低只奈若他輸已贏劉老又要雀屏招婿有碍我要解救君父之駕左思右想行踪靡決展轉多時更殘漏盡雞鳴報曉天色已經雨霽紅日東昇正是行人喜悅有詩曰

一天濃翠潑新晴 雨後山光萬壑生 已訝蒼穹膏潤沃 不妨農事出田耕
荷風拂檻原無暑 鳥語喧林總莫名 咫尺蓮湖延賞處 翻行遠郡望雲情

其時天色已大亮高世子行程心急等候不得劉老抽身告別只向劉安曰小生前途趕急不及面辭煩老管家代吾拜謝老爺一宵留款之德待至成功班師之日後會有期自然復親踵登堂叩謝語畢上馬覓長鏡加鞭出了庄門取程途而去原來劉安奉了小姐之命將此言語對答高公子要打動他招贅之心原是小姐設計賺他當時劉安苦留公子不住直待公子跑出院外方代主走送一程適向公子不向雙鎖山去故在後高聲大呼曰走錯了程途矣這不是往南唐之路君保住馬回頭問曰又勞老管家相送此是什麼所在劉安曰往左邊大道方合此去定經雙鎖山是我家小姐懸招夫牌地面當下劉安此言又觸動君保技癢之心即自忖度身既到此且看他牌上有何言詞遂即加鞭跑上雙鎖山舉目觀看果然山上幽雅蒼翠竹松蒼天青青古松秀野一望之餘見召墩上掛着一個牌子不是銅鐵鑄的又不是金銀打的不過一塊硬木有二尺高一尺闊上書數行字公子雙目注視見兩首俚言絕句

其一 雙鎖山前一鳳凰 時常要弄手中鎗 有能對敵平相角 輸却賠錢便拜堂
其二 有能方許敵雙鎗 劣弱休教妄進場 失手恐憂難得命 却光約餌理刀傷

高君保看罷詩句言雖鄙俗然而猖狂太甚不覺激得怒氣頓生火星直冒罵聲強矣了頭即男子漢不敢當此大言况閨中女流拿起牌一拳打為兩段劉安一見大驚呼聲公子今累及小人被責罰了君保曰吾打碎他牌豈累及你的劉安曰今日正值小人看守此牌公子將牌打着兩段又非要與小姐比較手技小姐聞知必加責小人不慎之過矣君保曰小子一時激怒于心悞將此牌打爛了兩處小姐見責也罷我且在此等候且速回報知待我說明激怒之故訓諭他一番當日原是奇男子美佳人緣分當結自然湊合所謂

三生石上良緣定 此日牌中作聘書

當日劉小姐自從見了高公子氣概昂昂心牽意挂繫念良緣梨山老母點定不差但奴一片痴心于他彼漫不經心于我怎能以鳳求凰故一夜中何曾合眼捱至五更天明梳洗畢正坐在綉榻納悶只見一婢跑至房中言老僕劉安著嫌來報知小姐他言昨夜借宿的高公子一出庄門跑上雙鎖山將招夫牌打為兩段他還在上等候要與小姐比武特回報知劉小姐聞言將一腔愁悶情懷化作欣欣躍躍正要惹起他來方能引他入彀以為媒由也但不要露

面竟裝成怒容曰世間有此無情之漢狂妄之徒既起他打碎庄門無禮今又放下杯盤復將人欺負爾等四婢跟奴上山看他有何本領敢將吾招夫牌打破是個無情匹夫即喚春桃夏蓮秋菊冬梅一齊結束持刀上馬出庄向山上跑果見高世子尚勒馬等候劉小姐拍馬上前假作惱容忿色問曰奴家設此牌為選擇東床大事未知有何見犯公子將牌打破母乃不情欺負過甚君保曰小姐息怒小生想念擇婿姻緣皆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有懸牌自擇招贅之理且高某平生最惡人大言不讓牌中所說未免逞強太甚我想小姐乃閨中弱質描龍綉鳳或焚香月下或吟聯紅樓是汝身分內之事至于馬上冲鋒場中對敵是我男子所擅其聆吾勸小姐日後免出此大言牌由令尊擇配為合理劉小姐曰目擊不如親試奴之手段公子亦須教怪不信請放馬來走數合便明白了君保曰小生蒙小姐指教妙甚只恐鎗上無情有負令尊公一場情分小姐眷愛心有不忍小姐不如息怒請回府上為高劉小姐曰奴設立此牌原因比武招婿今被公子打碎了想是公子却敵也不如日後勿稱雄漢奴即恕汝無知自不計較此言乃劉金定激怒之意果然公子聞言大怒曰小姐定要與小生比較甚好今願不得私恩長鎗一起當面刺過去小姐大罵開男女刀鎗並响大戰數十合初時君保見小姐花容婀娜體態輕盈是個弱質嬌姿豈是我高家鎗法對手縱有此武藝不過小小刀法而已只可殺賊些毛賊村漢那里有大本領豈料戰有五六合刀法精通不意此柔物反成鉄漢只見他大刀如雪片一盤飛舞不住此時方知他利害暗暗稱奇怪他不得大言欺世劉小姐亦見高公子鎗法委實高強乃家傳絕技倘奴非法門弟子聖母教習刀法敵他不過況此子有潘安宋玉之美當今天子貴甥王侯世胄之子真乃鳳凰池上客龍虎隊中人今若與他酣戰是在費力况他鎗法甚高大稱奴懷不免弄些法術降服他豪傑之心方肯允結和諧之願豈可當面錯過一失此名山美玉天涯海角難再得此佳公子也小姐主意已定將大刀一擺即扭轉馬頭詐敗而走高君保一見拍馬追上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伴詐敗一意招婿

便拒戰三陳却配

詩曰 女先求男事罕希 一宿蘆中作帝館 不識前緣薄自媒 難怪英雄心不滿

當時劉小姐詐敗逃走了高君保一心付度小姐雖武藝不凡刀法純熟但敵不得我高家鎗故此奔了將馬一催趕

上揚言曰此回方知汝是娘子終低一籌陰不勝陽天下盡知已有榜樣待他日小姐于歸之候對着枕邊人聞感自逞終要言及我高君保鎗法非弱也今不是迫急只要汝速些下馬拜服我即休了倘小姐再抗強時小生鎗上發出無情手恐小姐往日力退群雄終成一場笑話劉小姐回首媚眼一瞧曰公子今者爾我本領已見但公子既勝于奴要拜服不難但該依着牌中的言詞回見吾父親成允此事方才了得君保曰小姐要成允什麼何不明言小姐曰公子休要多詐難道汝乃王侯之子不通文字之理奴牌中文字說的緣故汝已看明將牌打碎了是有來因也語畢眼角留情將玉手一招微笑帶羞桃紅滿臉君保豈有不知他為招贅而來但救駕心急那敢提及此事况父王不知允准否豈得草草應承君保生性剛強見此大言故與之比較使其勿得輕視天下男子漢耳今不料他敢要與我招親如之何可却不免羞辱他一番以絕其念待我好趕路了遂呼曰小姐之芳姿貴質令人對看梅花終日不倦然婚姻二字乃人倫一生之大節今日爾我不過萍水相逢耳倘非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與此鑽穴相窺踰牆相從何以異乎但小生家世芳名頗有清白自許所有聘婦結姻皆憑媒妁遵父母命乃小姐以女流自主不依父母之命立牌自擇婚姻只可惜小姐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可恨與小生家傳不合今只求小姐見諒將此段良緣另尋佳偶可也君保此語分明戲金定以女求男不知羞耻之意劉小姐听了羞慚滿面怒而喝曰好匹夫奴乃好言勸勉汝以酸言見耐是個無情薄幸之徒且看刀鎗上併个高低當下咬住銀牙大刀揮發公子長鎗急架兩人又力戰起來一个要演英雄一个要成夫婦此乃各存志向小姐又詐敗跑入松林公子殺得性起拍馬飛趕小姐即回馬帶笑曰公子且息怒彼此天涯偶會未必無緣今非宿仇何苦認真鬥戰反不若與奴回去稟知家嚴結成姻眷如何公子冷笑曰小姐難敵小生便要往壽州救駕矣言畢回馬向東南快馬加鞭小姐那里肯捨飛馬趕上玉手一伸將公子馬尾一拖扯回數步唬得高公子一驚喝聲曰世間有此囉哩了頭汝欲若何獨不畏本公子的鎗法乎二人對面劉小姐是假怒高公子寔乃真煩是兩美不同心之處不是無緣乃心志各向也劉小姐又曰公子既嫌棄不肯招親且備還我的招婿牌如若不然且將頭顱割下方可往壽州君保聞此狠言見他痴心混鬧只得喝聲償還爾一鎗待吾六罷一鎗挑去豈知金定咒念法言將公子長鎗一指恰似泰山一般沉重僅提揭得起正展動不得小姐大刀撇去

君保鏢一架馬反退數步不覺大怒起來小姐笑曰奴只以一偉丈夫王侯世胄心欲托以終身有以囑于高門日後俾得老父亦可附依公子原非奴之敵手故方才詐敗以成其美事耳似此美玉明珠不能消受反來認真如仍執拗如前敢教一命喪于松林之下君保曰小姐不必動怒待小生是實對汝說明休得再來痴阻吾兩人私訂婚姻有難成者三我父身為宋將小姐的令尊公曾任于漢是劉氏宗族今雖境往西遷亦屬敵國此不成者一也目今小生私下許盟自行聘娶如親迎之日必告知父母倘若雙親執意不允此時乃中道捐棄豈不悞了小姐終身小生聞心安否此二不成也今聖上被困父親被擒正乃沉舟破釜努力之時何暇心謀家室況國法森嚴今小生從軍途中途納婦有干國紀例比臨陣招塔罪同一轍此三不成也小生年雖輕幼承父王教訓凡所行為皆不虧于理惟理是踐斷不較浪子所為以玷辱雙親也且小姐乃一名色仙花具此文武全才是閨中領袖士女班頭豈無少年才美貯作金屋之貴者高吾十倍的劉小姐聞此一番話心中倍加敬服愈令人見愛是人中正大英雄那肯捨之即曰公子明言雅論乃聖賢中人更見清白傳家但吾兩人非比無因梨山聖母有言吩咐于前言金陵兵戈一動是奴姻緣會合之期公子與奴乃天地比忽來求宿又將奴的招夫牌打破其事非偶然也此乃天合良緣公子何須多執况令尊被余妖道所計害公子欲行救脫必須奴助一臂之力方得成功並且余妖道法力高強只惟有奴一人方可降服倘公子允從奴當助汝往解君父之困厄公子以為如何倘執迷不允恐死在目前不特君父救不出反絕了高門香烟之種成了不孝之名那時悔之晚矣當日公子雖乃智慧之人但想此女有此才貌武藝精通匹配于已豈不動情但恐父王母親不准從豈非爽約于他故只是不敢應允遂激怒得劉小姐粉面泛出桃花即取紅絲索向空中一拋但見金光滿目向高公子落下已捆綁于地下又念念有詞喝一聲疾起將公子吹起掛在松枒上小姐忽然不見了只見松林內飛跑出黑面大漢身高丈餘手執大刀如板門大喝曰高君保汝不從婚姻事激怒吾山神吃吾一刀公子吃了一驚只得哀求饒命自願允從此烟事大漢子大罵而去一刻之間只見小姐在馬上怒目不語高公子吊在松枝上狂風吹得搖搖而動惟恐斷折心中着急倘跌仆下有文餘豈不是个爛碎屍骸的情急中只得大呼小姐休得詐弄故作袖手旁觀要救下小生倘仆跌下一命休矣小姐怒曰公子看奴甚輕凡番開道不見允從奴已心灰了汝另覓

別人救解奴是不多管的要回馬而去公子大呼小姐允從汝烟約求將小生放下劉小姐聞言且住馬曰公子既允從奴豈敢得罪即口中念念有詞不一刻公子狂風吹下輕輕在地小姐手一招紅絲索已收回君保大悅曰多得小姐救解改日回來再謝即上馬連鞭急急飛逃走了氣得小姐面如土色口念真言喚上四婢各人領符一道換形而去再說公子走得脫身便發力加鞭並不回頭盼望一程跑走三五里日已午中正走得人困馬乏腹中飢枵想來不好當初私出王府之時已帶得二百兩金子以為路費不意昨夜遺失在劉庄床榻中今又不能取回焉能得為日食之用只奈此處孤山荒落並無村庄人家酒市不知還有多少程途可得以供應就食且再借此路費乃可跑走不意又行走里許只山垓邊露出一小小酒肆一間並無男子作酒使的內有三个少婦人在內沽酒當時高公子正在人飢馬渴想了一個主意做个騙食之夫食了酒膳元錢鈔完諒此三个婦人在山僻之中无人之所也不能奈何我此刻公子直進酒肆來三个婦人曰貴客官是來吃酒賜顧乎公子點頭曰然也只見上上佳釀美酒送來婦人領諾不知公子騙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